

第三卷 第十二期

# 問題與研究

## 本期要目

匪俄關係問題	戰爭邊緣的東南亞	共匪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帕米爾爭議迄匪偽與阿富汗擅簽「邊界條約」(下)	黑魔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諾言
一、座談會發言紀要	戰爭邊緣的東南亞	共匪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帕米爾爭議迄匪偽與阿富汗擅簽「邊界條約」(下)	黑魔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諾言
傅啓學 嚴靈峯 鄒宇光	黎世芬	李天民	歐陽無畏	呂律
項迺光 王維理 吳俊才	崔垂言	歐陽無畏		
二、匪俄軍事關係	四、關於中俄邊界	五、黑毛鬥爭與匪俄對外活動		
呂達	歐陽無畏			
三、匪俄衝突中之經濟關係				
劉岫青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  
九月十日出版

# 目 次

## 匪 俄 關 係 問 題

一、座談會發言紀要……	傅啓學 嚴靈峯 鄒宇光 沈宗琳 呂 達 項迺光 王維 吳俊才 鄧公玄 郭乾輝 雷崧生 崔垂言 等……(1)
二、匪俄軍事關係……	歐陽無畏 劉岫青 馮 達 姚孟軒 呂 達……(8)
三、匪俄衝突中之經濟關係……	劉 岫 青……(12)
四、關於中俄邊界……	歐陽無畏……(22)
五、黑毛鬥爭與匪俄對外活動……	崔 垂 言……(26)
附：匪俄理論爭執述要	
匪俄鬥爭大事記要	
戰爭邊緣的東南亞……	黎 世 芬……(44)
共匪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李 天 民……(48)
帕米爾爭議迄匪偽與阿富汗擅簽「邊界條約」(下)……	歐陽無畏……(51)
黑魔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諾言……	呂 慶 耀……(64)
東歐貿易的「西向」趨勢……	尹 慶 耀……(70)
聯合國與太空法的最近發展……	丘 宏 達……(78)
談美國大選的競選組織……	謝 延 庚……(81)
俄共黨章的演變(下)……	姚 人 天 譯……(85)
蘇俄動態述評……	一 心……(92)
①俄上半年經濟計劃執行結果。	②建成一新運河。
③黑魔將與西德總理會談。	④俄與葉門關係。
⑤經援坦干依喀桑吉巴。	⑥對外其他活動。
每月大事記(國際·敵情)	

### 附：第三卷索引

# 匪俄關係問題

## 國際關係研究所第九次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本年八月十一日舉行第九次學術座談會，討論匪俄關係問題。計出席者（以簽名為序）項迺光、馮達、呂達、吳俊才、陳瑩、朱少先、郭乾輝、雷松生、鄧公玄、鄒宇光、王維理、張鎮邦、崔垂言、傅啓學、張貴永、沈宗琳、劉岫青、歐陽無畏、嚴靈峯、李天民、姚孟軒等二十一人。由該所主任吳俊才教授擔任主席。茲將本次座談會發言紀錄刊載如次，以供讀者參考。

### 主席報告：

各位先生，今天是國際關係研究所的第九次學術座談會，各位學者和專家以及新聞界的朋友們在百忙之中，能夠抽暇來參加指教，本人代表本所在這裏表示感謝與歡迎。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題目是關匪俄關係。當然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但是在每一個階段的發展當中，他們雙方的關係，無論表現在政治、黨務、軍事以及對外的關係上，均有它不同的意義和不同的影響。現在，它的發展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因此，請各位先生就這個問題來交換意見。同時，請新聞界的朋友給我們社會對這個問題能夠有比較有系統與正確的一種看法。為了舉行這個座談會，我們準備了一點資料，已經印好分發給各位先生作參考。同時準備了一份發言討論的提綱，當然這個提綱只是參考的性質，各位先生在發言的時候，請不必受這個限制，不必按照這個次序，也不必一定在這個範圍之內，請各位先生自由隨意的發表意見。同時，我們在沒有請其他先生討論以前，我們準備有四個報告。這四個報告是：關於軍事部門的請呂達先生報告，關於經濟關係部門的，請劉岫青先生報告，關於匪俄邊界的糾紛部門，是請歐陽無畏先生報告，關於匪俄對外的衝突，是請崔垂言先生報告。在沒有請其他先生發言以前，我們想就這四個部門，先請他們四位給各位先生作一個扼要說明。關於他們四位的發言，我們有一個書面印好的資料請各位參考。今天的座談會，我們準備從現在開始到六點為止。請各位先生能在座談會中儘量的發言。在我們所邀請的先生們當中，有幾位因為臨時有事，有的是身體不舒服，所以不能夠參加我們今天的座談。不過我們希望他們將來還能夠有書面的意見提供給我們將來在刊物上發表。所有今天座談的各位先生的發言紀錄，將來我們整理好了以後，送給各位先生核閱後，在下個月的問題與研究上全文發表。當然在座新聞界的朋友很多，今天我們討論的要點以及參考的材料，請新聞界的朋友們斟酌的讓我們座談會的內容讓社會能夠有一個了解。現在是否可以按照這個程序來進行，請各位先生有沒有其他的意見？如果沒有其他的意見，為了節省時間起見，我們就先進行這四個專題報告。（呂達、劉岫青、歐陽無畏、崔垂言四位先生專題報告分別見第八、十二、廿二、廿六頁）

傅啟學先生：

兄弟對於匪俄關係，並無專門研究，但平時對這個問題很注意，所以我現在只把我個人所看到的提供出來，請各位先生指教。

共匪是在蘇俄指導下成立的，這是一個事實。民國十年七月一日共匪的成立，是在第三國際代表指導下成立的，這個時候共匪的領袖是陳獨秀，陳獨秀的確還有點民族主義的思想。但是他在民國十六年就被清算。接着的李立三同瞿秋白，可以說是蘇俄一手培植支持的人物。毛匪澤東由江西的南部逃竄以前，主持共匪組織的，形式上還是瞿秋白。毛匪澤東奪取共匪領袖的地位，是民國二十四年匪在貴州遵義召開的八七會議。共匪逃竄到遵義的時候，毛匪乘機舉行會議，那時瞿秋白逃至福建，已經被捕了，所以毛澤東順利的奪取共黨領導權。毛匪取得共黨的領導權，可以說同蘇俄的關係是比較少的。共匪由江西逃竄到陝北，是往西北走的，其目的在希望獲得蘇俄的幫助。共匪逃竄到陝北之後，是在民國二十四年底，那時日本侵略中國加緊，而蘇俄，則實行兩面政策，一面挑撥中國與日本的戰爭，一面向日本妥協。蘇俄在中國組織聯合陣線，挑撥中國對日本的抗戰，共匪這時將要消滅，爲圖有喘息機會，表示願意和平，希望在國內和平共存。二十六年抗戰軍興後，共匪表示擁護蔣委員長，一致對日抗戰，事實上實行「七分發展，兩分敷衍，一分抗戰」的詭謀，抗戰末期共匪已經壯大。在抗戰勝利以後，蘇俄這時的計劃，據兄弟瞭解，是製造兩個中國。和兩個德國一樣，它怕美國的干涉，又不希望共匪力量擴大，形成一個不可控制的局勢。但因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形成了蘇俄直接幫助共匪，美國間接幫助共匪的局面，結果中國大陸淪陷。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四月間麥克阿瑟將軍死後發表的談話，他提到蘇俄對中國這樣大的國家，如果共匪能够把整個中國大陸佔據，這是蘇俄並不樂意的。所以在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毛匪澤東非常狡猾，他了解蘇俄的企圖，爲避免蘇俄的阻礙，所以他提出一面倒政策。在他羽毛未豐前，以一面倒這種無恥的政策，使蘇俄不妨礙他的行動。在史達林統治階段，共匪很聽話，到史達林死後，共匪還是照樣的聽話。不過毛匪澤

東是個有野心的人，而蘇俄對這一點也可以察覺到的，黑魯曉夫覺得毛匪澤東繼續領導中共，可能對蘇俄本身不利，所以在黑魯曉夫的計劃，是要想把毛匪推翻的。一九五九年（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彭德懷去訪俄，黑魯曉夫與彭德懷就擬訂一個推翻毛匪政權的計劃，但是黑魯曉夫與彭德懷的計劃是失敗了。

彭德懷自一九五九年回到匪區以後，消息已經不知道了，可能早已被清算。共匪與蘇俄的衝突，可以說就是黑毛權力的鬥爭，從一九五九年七月以後開始的。黑魯曉夫對兩個中國計劃他是不反對的。從若干資料可以看出，黑魯曉夫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府，他認爲可以承認。蘇俄的目的雖然扶植了共匪，還是要使共匪受到一種牽制，其所以承認兩個中國的原則就是制裁毛匪，使它不能不受控制。黑魯曉夫計劃失敗之後，蘇俄就對共匪設法控制，一九五九年十月匪印邊界衝突發生，蘇俄表示同情印度。一九六〇年七月，蘇俄的一切專家撤退，對共匪經濟援助也於此時撤退，蘇俄同共匪衝突開始表面化，從一九五九年六月，黑魯曉夫想利用彭德懷推翻毛匪以後，雙方關係一天天惡化了。蘇俄專家的撤退，及經濟援助的停止，都是不到一年的期間所發生的。至於共匪，知道黑魯曉夫想制裁它，所以它提出一個反抗的對策，一方面毛匪提出理論問題，表示與赫魯斯爭執，另一方面提出邊界問題，以困擾蘇俄。中俄東北的邊界，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對外與安嶺以南，這是尼布楚條約所締結的邊界。到一八六〇年的中俄北京條約，才變成現在的國境，至於會紀澤所締結的伊犁條約，將伊犁以西的土地，讓給俄帝。俄國佔中國領土，是有真憑實據的，於是毛匪提出邊界問題，使蘇俄難以應付，同時他表示民族主義的姿態，以欺騙全國人民。毛匪澤東過去不談什麼民族問題，一定要黑魯曉夫想要解決他的時候，才談這個問題，就是一方面要抵抗蘇俄的壓迫，另一方面使一般人對毛匪可以改變觀感。所以他提出邊界問題，今天資料上也講到這是毛澤東的一個手段。

最近發生的越南問題，越北的魚雷快艇襲擊美國的驅逐艦，而美國用飛機轟炸北越的魚雷艇基地的一連串問題。美國態度轉變比較強硬，兄弟認爲麥克阿瑟將軍的影響很大。自從麥克阿瑟將軍死

了以後，兩個新聞記者發表他死後才可發表的談話，轟動了整個美國，美國人對戰爭不求勝的態度，表示驚異。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高華德所以能够當選提名，可以說是採納了麥克阿瑟將軍的政策。一個國家最好不與旁國衝突，既已衝突發生戰爭，而不打勝仗，則是一件最糊塗的事情。所以高華德之能當選，可以說是美國一般人支持麥克阿瑟將軍政策的表示。所以兄弟在美國共和黨開會的時候，在政工幹校曾經有兩次演講，我就提出來，美國的政策必然要改變，高華德如果當選為美國總統固然要改變，而民主黨當選也不得不採取較強硬的政策。美國的政策固然在變化而強硬，而共黨對東南亞的侵略也不能停止，如果停止、退却，就證明它是跨台。所以它必然不與美國正面衝突，而採游擊戰略。因此，美國與共匪的衝突是必然的。假使美國與共匪武裝衝突時，蘇俄的態度如何呢？是否要援助共匪？對這一點，我敘述一段戰國策的故事：魏國的龐涓去打趙國，趙國請救於齊，齊國就開軍事會議討論究竟是否援助，有一部份人主張援助，有一部份主張不援助。孫臏沒有講話，齊王詢其意見，他說二者都對都不對，我們應當允諾趙國的援助，使趙國繼續向魏國抗戰，假使不允諾趙國的援助，趙國投降以後，齊國即有遭侵略的可能，所以要允諾趙國的援助。但我們馬上去援助，是代趙國受魏國的兵禍，所以要「允其救而緩其兵」，答應幫他忙，但慢慢出兵，當趙國將破魏國已敵之時，我們才可以出兵。出兵時，大將田忌要向趙國出兵，孫臏不允，採用「圍魏救趙」之計。這一仗齊國打勝，因此稱霸，趙國絕對聽齊的支配與指揮。由孫臏「允其救而緩其兵」的這一段故事，我想俄國對中共一定會用孫臏的策略，如果將來美國同共匪武力衝突，即戰爭發生的時候，蘇俄一定是允其救而緩其兵，在那個時候，一定是毛匪澤東下台，蘇俄可以直接控制共匪，所以我覺得匪俄因黑、毛的權力鬥爭，形成了衝突的狀態，然而在正式戰爭發生的時候，蘇俄在形式上還是要援助的，但一定是允其救而緩其兵。這是兄弟對匪俄衝突的一點粗淺看法，不知是否正確，請各位先生指教。

鄉宇光先生：

匪俄關係問題

今天我們研究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個人擬就討論綱目的第二部份匪俄衝突的現勢及可能的趨向，提出下列幾點看法：第一個主要的問題當然是匪俄雙方理論上的爭執，這是匪俄衝突中的一個起點，由思想上的分歧開始的，也就是理論上的爭執，個人認為，這個官司是打不完的，短期內也不會得到什麼結論，可能拖延下去，演成一個相當長期的爭論。第二點是匪俄軍事關係問題，這不是個主要的問題，也不是根本的問題，不過是匪俄間由於思想上的分歧和理論爭執中演化出來的現象而已。至於匪俄之間所訂的同盟條約，匪俄之一方是否履行，在什麼狀況之下俄帝將給予共匪什麼援助，這要看將來情勢發展而定。不過有一個前提，我們可以這樣講，匪俄之間雖然有爭執，有矛盾，但是共產主義是匪俄雙方的最後目標，赤化世界的方式他們雖然不同，但最後消滅自由世界的目標則是一致的。假定說，共匪和俄帝任何一方是否袖手旁觀呢？再假定某一方，面臨被消滅的危機，那麼另一方是否袖手旁觀呢？再假定共匪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而瀕于崩潰時，俄帝會不會讓共匪被美國白白的消滅了呢？這個完全要看當時的情勢而定。因此我們尚不能武斷的說，匪俄同盟條約現在已成廢紙。第三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是匪俄之間的經濟關係，這是雙方存在着顯著而尖銳衝突的問題，在目前情勢下，匪俄在經濟方面的鬥爭，還會繼續急劇的發展，剛才各位先生報告中會列舉很多事實，個人不擬贅述。第四關於匪俄邊界糾紛問題，這個問題中包括許多內容，譬如疆界糾紛，領土問題。我們知道共匪雖然是共產黨，但是中國的共產黨，過去俄帝侵略中國領土，一連串慘痛的史實，匪前此噤若寒蟬，絕不敢提，但近幾年來情勢已有改變，不過數字上不同而已，根據匪方資料，帝俄歷年侵略中國領土達七十萬平方哩，根據另一來源資料，是則為九十五萬平方哩。此外邊境交通問題、邊疆民族和移民問題、資源開發問題，由於這個邊界糾紛問題的複雜性，不但短期內不能獲得緩和或解決，而且還要繼續演變下去，至於演變到什麼程度，會不會發生真面目的武裝衝突而決裂呢？目前這個可能性也還不大，不過這個衝突將繼續朝着滲透、煽動對方的少數民族，策動逃亡、叛亂，或武裝抗暴，甚至於發生局部性的武裝衝突、射擊戰則是

隨時都可能的。第五點關於匪俄對外衝突的問題，不錯，在目前匪俄雙方爭衡的情勢下，我們可以臆列許多事實。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發現匪俄間相互唱和同一鼻孔出氣的情事，譬如說：最近發生的東京灣事件，匪俄雙方的反應和對美國方面的咒罵可說是一致的，其他塞島事件、剛果事件、匪俄雙方的態度和立場大致還是一致的，匪俄過去狼狽為奸，固然對自由世界危害很大，但是匪俄發生歧異時，對自由世界的傷害可能更見嚴重，這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綜括說來，今天所討論的六個問題中，我覺得第一、三、四點應列為主要問題，其他各點，比較屬於次要，至於軍事問題則不是癥結問題，第五個匪俄對外衝突，一部份可能歸併在理論爭執上面，一部份則屬於經濟鬥爭範圍。

今天討論綱中的第三大項「匪俄衝突對世界之影響與吾人應有之努力」這個問題，個人認為，我們現在注意研究匪俄衝突對世界的影響，不錯，匪俄衝突對世界發生了很多的影響，有的對自由世界有利，有的有害，有的不是利害的問題，不管怎麼樣，其對發生種種直接間接深遠的影響，是可斷言的。現在我們要反過來問一問，自由世界對匪俄衝突又發生了什麼影響？這個問題我覺得更值得我們注意，因為世界局勢的演變，國際形勢的發展，尤其自由世界領導國家的態度和立場，對匪俄衝突都可能發生一個影響，也就是說自由世界或西方集團，對匪俄的政策是這樣，或那樣，或強硬或是軟弱，看法見解政策一致其與否對匪俄衝突的影響，是全然不同的，我們更明白的說，如果自由世界集團，要戰勝匪俄共產主義，要維護世界和平與自由，必須自由世界本身加強團結合作發揮我們集體的力量，而增加我們對於匪俄關係的影響力。

最後一項關於「吾人應有之努力」，個人覺得應該列為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我們提出對匪俄鬥爭應有什麼努力，這個問題，原則上是很對的，不過在沒有答覆這個問題以前，有個先決的前提，就是我們對匪俄爭執，將取個什麼立場，懷抱什麼看法，也可說我們對這個行將長期化的而對我們關係又這樣密切的問題有沒有政策？什麼政策？如果我們不能把握這些前提，那麼我們一切無從做起，更無法努力去。舉一例來說：我們國家當前最主要的國策的目的

標是反攻，復國，建國，這是沒有問題的，再縮小一點說，我們的主要目標，是要消滅共產制度，摧毀匪偽政權和俄帝政權，但是在這兩個對象當中，這兩個預想敵國（姑且對匪稱用）中，應該區分為第一預想敵國，第二預想敵國，照我們主觀一點說來，一般人似乎希望先消滅共匪，但是客觀的國際情勢，不像我們所想像那樣，在某種情勢之下，可能俄帝政權並先行崩潰，那麼我們怎麼辦？因此我們需要一個立場，我們應該有我們的觀點，我們是純粹為了瞭解當前的情勢來研究這個問題呢？還是為了將來解決中俄間歷史底懸案而研究這個問題，或是以維護大陸河山的完整為重點，還是基於自由世界、民主集團的觀點來貢獻我們應有的努力。這些都有待我們更進一步去探討、策劃的，務使我們反攻復國的目標與自由世界的努力方向，逐漸接近而凝結為一。再說深刻一點，應該在我們底理想之下，誘導自由世界影響匪俄關係朝着一定方向演進，那就是我們應有的努力。

#### 項迺光先生：

主席，各位先生，我想就較廣泛的基礎提出一些簡單的意見。第一個問題就是共產黨理論的衝突，一向是權力衝突的外衣。從歷史上看，自有共產黨開始，從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一直到黑魯曉夫的時代，其所有的理論衝突，都是實際權力衝突的掩飾。因此，如果過於重視匪俄之間的理論衝突，則意義不大。雖然，共黨一向很強調這種理論衝突，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它乃是實質的權力衝突的反映與護符。因此，所有理論衝突的解決，永遠不能用理論本身去解決。如果毛澤東倒了，毛澤東的理論就註定是反動的，假定說黑魯曉夫垮台了，接替黑魯曉夫權力的人，反對黑魯曉夫的意見，那麼也就註定了黑魯曉夫理論的失敗。這和史達林當權後，托洛斯基路線就變成了罪惡的道理是一樣的。

第二個問題是從這一個意義出發，我想就實質來進一步觀察，今天匪俄衝突的實質影響，首先可以肯定它對世局的影響，確實極為重大。從敵情角度看，在匪俄衝突的影響下，毛匪澤東在對內對

外的政策上，更走向過左的盲動冒險道路的尖端，這雖然是條死路而又不能不鑽的路。從三面紅旗失敗，共匪被迫退却，一般的觀感容易看到其政策上的推進向右轉了，就全盤觀察，我們不能認為它右轉。最近的許多跡象，看到他是向更左的盲動冒險的路線發展，其表現在對內的是加緊控制，表現在對外的是繼續的擴張。在近期他們提出了「全國學習解放軍運動」，在交通、工業、企業、物質、各個部門普遍的成立政治部，對民兵工作的加緊控制與訓練，對於個人的崇拜與思想的僵化已達到頂點，重劃階級的鬥爭等等，都是其加緊控制與奴役的最好說明。

因此，我們不應僅着眼其在經濟上採取緩進的政策，我們必須重視其在政治上最近一二年來，變全國為一個大兵營的危險的措施。在內部言，大陸同胞的處境是非常嚴重的，在這一背景共匪對外進行全面的擴張。而其對外的擴張，最值得重視的則是對民族情感的利用。這個問題在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毛澤東的暴力危亂統治，加上七億左右的飢餓人民，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義。那麼毛澤東利用民族情緒，統率七億左右陷於飢餓與半飢餓的同胞，這個因素就非常值得我們重視了。大家知道，大陸普遍都迷漫着變天的思想，如民國五十一年時候，共匪叫囂我們要反攻的時候，也就是共匪文件中所反映的「備戰階段」，於是大陸的反共思想就極為尖銳。這是表現什麼呢？我們廣泛加以觀察，可以說這也是一種反現狀的思想表現。須知要求改變現狀是大陸同胞一致的心理，但表現則是多種的，其一是對我們反攻的期待，但因為離開得很遠，我們什麼時候纔反攻呢？其二是從大陸內部推翻毛澤東的暴政，當然反共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壯大，但因為反共力量是分散的，是潛在的，而共匪統治的力量是集中的，也難免不使大陸同胞發生迷惘的情緒，因為我們不能把革命運動未大規模興起之前，把多數同胞都看成革命黨。因此對外的擴張也同樣是改變現狀的一個發洩。所以共匪對外的擴張，正是對內控制的一個配合。它發生了將對內的鬥爭轉移目標於對外的作用。毛匪確在推行一條更危險的路線，使大陸的這一個匪偽政權，成為亞洲與世界的禍亂之源。所以，理論的問題，是不重要的，現在尤其是將來擺在人類面前的，不是理論而是一個非

常嚴重的事實。我們今天這個世界動亂非常厲害，變化也非常巨大，我想我們應有面對現實的精神掌握動變的環境。我們過去為什麼反共抗俄呢？因為共匪政權，就是俄國培植起來的，如要反共，非抗俄不可，他們是父子黨，不把他靠山打倒怎麼去反共呢？今天他們之間確實在鬥爭、在分裂，我們看不出來有重新妥協之跡象。至於分裂以後，他們在某些方面仍舊勾搭，這不是關鍵問題，我們要把握它基本的重點。基本上我們可以確定它是分裂的，因此我們善為運用匪俄分裂的形勢。今天我們的反共，不僅是理論的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何況毛澤東離開馬克思共產主義已經不知有多遠了。而共產主義思想已經落伍與崩解，業已失去了影響力。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應該是反對毛澤東利用共產主義醜惡的思想體系來控制大陸的集權暴政，我們的反共不僅有理論的內涵，更有極實質的意義。我們應認識到反共勝利建國成功，也就為解決我國問題開拓了道路，大陸問題的解決，就是亞洲問題的解決，可以說就沒有什麼俄國問題的嚴重存在。所以，我們應該有活潑的觀點，比較大胆的觀點，動變發展之觀點，來對待各種具體問題。

王維理先生：

主席，各位先生，貴所準備的資料和研判，以及各位先生的高見，已極詳確精到，可以說沒有什麼可以增益了。現在僅就管見所及，提供三項意見：

一、匪俄關係的分裂，可謂之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策略上的分歧」。這個分歧就共黨說，是理論性的，策略性的分歧，同時也是各個共黨國家實際利益的衝突。

我們一向認定，匪俄乃至各國共黨，對征服世界、奴役人類的野心是一致的，行動是配合的。這一認定，在基本上乃是正確的。不過各國共黨間由於實際上的利害關係，在行動上有了差別。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史達林對各國共黨的要求是貢獻所有、犧牲一切，為了「無產階級祖國的強大」，換言之，即是為了蘇俄，使蘇俄強大鞏固。當時，世界上有政權的共黨，亦僅蘇俄一個，故史

達林對各國共黨的此一要求，並未遭遇任何反對。但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除蘇俄外，出現了若干新的共黨政權，此一情形就發生了變化，首先起而反對史達林的，是南斯拉夫的狄托。狄托原為史達林一手訓練培養而成，但一旦他自己掌握了政權，他必須照顧及自己政權的利益時，他就不能不反抗史達林的命令了。

同樣的，毛澤東在奪得大陸政權時，也是一切聽命於莫斯科的，二次大戰後五年，他奪得了大陸政權，當初一個階段仍是「一面倒」的，史達林死後他也仍是忠於莫斯科的，乃至不惜犧牲幾十萬精銳，幾百億美金的代價，進行「抗美援朝」，為黑魯曉夫在東方開路。莫斯科當然同時也有援助給他，但這情形經過三年五年，毛澤東一算賬，發覺這是虧本生意時，他就提出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了。毛澤東今天雖然與南斯拉夫狄托是相互攻訐的，但他們身受莫斯科的榨取，壓迫却是一樣的，接着像羅馬尼亞、越南、北韓等共黨政權，對莫斯科也噴有煩言了，毛澤東聲勢一壯，匪蘇之關係的惡化就公開出來。

這個問題在實質上顯然已無法調和，因為全世界共黨鬥爭的主要目標雖是美國，但如何壓倒美國，戰勝美國，除使用各種陰謀手段外，關鍵在於共黨政權的實力能够絕對超越美國，但如何超越呢？各共黨政權中的經濟有落後的，有發達的，發達者之中唯蘇俄與捷克，當然，蘇俄在各共黨政權中實力最強大，於是，就蘇俄而言，認為世界共黨的實力要超過美國，唯一之捷徑為使已強大之蘇俄更強大，因此，世界各國的共黨政權，應貢獻一切，犧牲一切，先來強大蘇俄，因此蘇俄提出了共產國家經濟分工的計劃，而這一計劃，在實則上是開發的共黨國家剝削落後的共黨國家，其能不引起落後共黨國家的反感可乎。

這在落後的共黨國家而言，認為單單蘇俄的強大是永遠趕不上美國的，唯有所有的共黨國家相互共同發展，才能戰勝美國，戰勝民主陣營，蘇俄業已開發，經濟上走在前面，就應該無條件全力來援助落後共黨國家，不應再反過來剝削這些國家。

這一共黨陣營中應該俄國先強大還是共黨陣營各國共同發展，共同趕上美國的爭論，成為匪蘇之間分歧糾葛的真正關鍵所在。歐

美研究匪俄關係者認為匪俄的衝突是由於實際利益衝突，自亦不無理由。而匪報對匪俄間的貿易一再強調要求合理公平，正好是這底牌的說明。

至於理論上的策略上的爭論與分歧，主要亦是導因於此。

二、匪俄公開衝突之後，對我們有利抑或有害，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在歐美方面，一向認定匪俄之間的關係是可以分開的，現在的事實當然也證明了這點。匪俄關係的惡化，對世界和平是有幫助的，至少延緩了匪的經濟發展，據一般估計，如匪俄關係不惡化，匪在二年前可能已有核爆試驗，匪如已有核爆，世界形勢當比現在更為黯淡，其次匪在新疆、內蒙、東北現在必須駐有重兵，不能無考慮地調兵南侵。第三、匪俄的衝突，在匪黨內部必然會發生矛盾，發生衝突，匪就不能不重加修正，重行整肅。這些，當然是對我們有利的。

自然也有對我們不利的一面，匪在對俄衝突後，俄援顯已停止，匪就不得不回頭在自由陣營中找出路，另闢貿易路線，自由陣營在匪回過頭來找尋出路時，第一個被突破的就是戴高樂這一環，其次是日本、加拿大等，因此自由陣營顯得紛亂了。需要重新調整，重行協調。

就我們研究匪情而論，事實上也遭遇了很大困難，使我們的推論依據有了變化，因為我們一向就蘇俄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來看匪的，並拿蘇俄走過的道路來衡量共匪。現在則必須找尋另一種方法了，自然，我們如能打開這困境，因而得能更深入真實的瞭解和分析匪的一切，反是一種進步了。

三、匪俄衝突的發展如何？自亦為我們關心的問題，據上述情況看，匪俄的衝突並不是單純的毛黑領導權的問題，亦不是純理論的問題，而是現實的利益問題，因此，匪俄要解決這個矛盾，必須遷就現實。

去年匪要求召開國際共黨會議，蘇俄反對，現在蘇俄要開這個會，中共提出了反對，於是義大利共黨頭子陶里亞蒂出而調停，認為會議可以開，但必須協調後才能開，否則一開即決裂，對共黨沒有什麼好處了。至於陶里亞蒂所說協調，他的方案是採用「領導中心



的多元化」，他認為毛澤東的鬥爭方法，適合於東南亞及非洲的若干落後國家，而黑魯曉夫則繼續可以控制北歐的附庸，義大利共黨則領導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共黨，而古巴卡斯楚則以南美為範圍。這個解決的方案，是遷就事實的，因此很可能為匪俄接受，果如所料，自由世界對匪的鬥爭政策必須重行擬訂了。

嚴靈峯先生：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因事遲到，很對不起！沒有聽到各位寶貴的意見，我講的話，可能重覆無味，所以我只能夠簡單的把從原則性的看法，提供一點意見，供各位在參考：第一、剛才各位都提到的，就是理論鬥爭與實際鬥爭問題，在共產黨的立場，理論當然是很重要，他們不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他們的任何活動，都搞不成的；但是他們的基本哲學理論是唯物論，任何思想一定以事實為基礎；如果講他們的理論衝突，由於權力衝突，這個說法並不矛盾。因為他們鬥爭的最後辦法還是用手槍，用斧頭來解決的。譬如蘇俄幾次的清黨，結果都是互相殘殺。就是中共的清黨，如高崗、饒漱石等事件，最後都是用武力解決的；這是事實，無庸解說。

第二、就是他們內部鬥爭的發展，以前是慢慢地，現在擴大了；毛澤東成見之深，出乎黑魯曉夫意料之外。為什麼毛澤東比陳獨秀、瞿秋白他們堅強呢？因為他拿到了大陸政權，他有六億以上的人口和許多其他的力量。假如像過去一樣，毛澤東沒有得到政權，那他很容易就被黑魯曉夫推翻了。一紙由莫斯科來的訓令就可把他解決了。從這一點證明，還是實際力量的問題，在今天的看來，由於過去毛澤東的「邊倒」政策，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因而引起整個中國人民都覺悟了，這樣，也影響到匪俄雙方的國家利害衝突。這在本質上是基於一般的民族利益，但是今天在中間還橫互着毛澤東集團的利益；假定說今天黑魯曉夫採取一種顛覆活動，而且成功地將毛澤東打倒，可能匪俄關係又會緩和起來。

第三、我們的基本看法：不管匪俄的衝突走到什麼方向，凡是敵人有衝突，對我們總是有利的。因為兩個強盜在打仗，比兩個強盜

## 匪俄關係問題

不打仗更容易對付得多。這個基本觀點我相信不會錯的。譬如我們過去許多人怕毛澤東做狄托，因此許多報紙社論都講毛澤東不會做狄托，現在又強調毛澤東從思想分裂到國家利害衝突；我想我們這種焦慮，都是多餘的。為什麼呢？如果毛澤東真做了狄托，你也沒辦法，他如果要與美國人勾結，我們也沒辦法阻止。——當然，目前毛匪的政策反對「和平共存」，比黑魯還要急進，而且瘋狂地反美，顯然此路不通。我們主要的目的是要看清敵人的衝突如何擴大，如何對我們有利。匪俄衝突固然可以增加自由世界的「和平」幻想；但是衝突總是敵人內部的致命弱點，幻想可以由事實打破；無論如何對我們總是利多害少。自由世界本身不好好地利用這個機會，那將是歷史上最大的錯誤和罪惡！譬如說過去狄托已經開除了，現在又回到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去了，假如毛澤東被鬥倒以後，並不能說匪俄關係一定會鬧到不可開交。我想我們應該把握住一點，凡是敵人有矛盾，我們總希望他擴大。此外，就是說我們今天的政策主要的應該要以我們今天台灣自己的力量來衡量。要想一下子把蘇俄與共匪一手由我們打倒，這是做不到的，這是整個自由世界的責任。我們今天要想推翻毛澤東雖然也有困難，但我們有此自信。今天我們假使要打倒蘇俄，我們一定要配合整個世界民主陣營的動向。如果把蘇俄一下子能夠打垮，那麼整個共產陣營就土崩瓦解了。假使這個機運還沒有到來，我們自己的任務就是要用全力打共匪，因此也希望匪俄之間有矛盾的存在，並且要不斷擴大此種矛盾。誠如剛才王維理先生所說的，蘇俄不幫助共匪爆發核彈以及在經濟建設上斷絕其援助，使我們策劃大陸革命運動更為容易，這種說法是不會錯的。

主席：

今天還有好多位先生沒有發言，但是因為時間不早了，而且有許多位先生恐怕還有別的事情要離開，所以我們今天的討論暫時到此結束。兄弟也不能在這裏作結論，因為剛纔各位所發表的，都是專家的意見，實毋需再加補充，我所要說的，只是個人對這個問題

的一點觀感。第一、我們觀察目前國際局勢之演變，發現匪俄關係實是世局演變的關鍵，許多其他的問題乃至各有關國家的決策，都隨匪俄關係的演變而轉移，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地來研究，有了研究，有了判斷，然後才能決定我們自己的方針，決定我們的行動。第二、匪俄關係的演變，看起來共匪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對它自己不利的途徑在發展，這也是事實。無論從經濟上講、軍事上講或者從黨的關係上來講，乃至於它們彼此之間的邊界糾紛、對外關係等等，很清楚的能够看出來，在匪俄關係的演變當中，共匪是居於一個很大的劣勢。第三、剛才項迺光先生提到一點，我想重述一下，即匪俄的所謂理論鬥爭，實際是對現實權力鬥爭的一個掩護。有許多問

題在這一句話裏都可以包括進去。而同時在目前這個情況之下，匪俄的衝突，正逼着共匪對外冒險擴張。最後，我們談到整個的這一個問題，剛才鄒宇光及好多位先生也都提到，不單單我們要來看匪俄關係的發展對世局的影響，反過來說，整個的自由世界，特別是包括我們在內，對匪俄關係要有什麼作法，有什麼力量表現出來，這一點是積極的意義。但是今天我們的座談會限於時間，也不能在這一方面多加發揮，而且這一個問題還要繼續的研究下去。過去本所也舉行過好幾次關於這一類的座談會，今後我們還要繼續的舉行，同時也希望在座的專家學者先生們將來我們再有機會來共同地討論，共同地研究。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各位的指教。

# 匪俄軍事關係

- 一、共匪的軍事力量，是過去仰賴蘇俄援助而成長壯大的。
- 二、俄援停止，匪軍裝備無法更新，以致戰力逐漸衰退。
- 三、因雙方思想路線分歧，關係惡化，使相互軍事關係正朝着彼此孤立的方向發展。
- 四、匪俄軍事同盟條約已失去效用。在未來局部地區有限戰爭中，軍事合作共同作戰的可能性極小。

## 一 匪俄軍事關係演變概述

(一) 北伐至抗日戰爭時期 (民國十六年至民國卅四年八月) :

民國十六年四月武漢清共後，史達林指示共匪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從兩湖挑選工農份子，組織軍隊，同時派遣其親信紐曼 (Heinz Neumann)、羅明納茲 (Besso Lomnadze) 來華指導共匪的「八、一」南昌暴動，這是匪俄軍事關係的起點。此期間共匪着重採用蘇俄式的軍事策略路線和戰術戰法，從事國內的叛

亂活動。如民國十六年以後的兩湖、江浙、廣東等地的暴動和軍事作戰，都是仿效蘇俄的武裝暴動和游擊作戰方法進行的。抗戰初期，毛匪也是循史達林指示的路線，制定了「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決策，一面消耗國軍，一面「壯大自己」。迄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匪軍已擴展至九十二萬人，民兵達二百廿萬。毛匪在此時期所發佈用以指導匪軍作戰行動的言論，多係採用馬、列主義的軍事論點，并一再強調要尊重蘇俄的經驗。不過此期間匪俄雙方對其軍事合作關係，都採極端審慎的態度，以避免世人看穿他們共同赤化中國的真相，故蘇俄也盡量避免提供共匪較為具體的軍事

呂達

物資援助，這可說是蘇俄對共匪叛亂的幕後支持時期。

(二)抗日戰爭勝利至韓戰時期(民國卅四年九月至四十二年底)：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軍因接收受降，部隊處於分散隔離狀態，而共匪則乘機擴大武裝叛亂。蘇俄也利用此種機會，極力阻撓國軍在東北的接收，以便使共匪獲得戰略上的有利地位，同時幫助匪軍非法規奪約六十萬日本關東軍的裝備，(據估計俄交匪日軍裝備計步槍卅萬枝，機槍五千枝，火砲一千五百門，坦克四百輛)，使匪軍戰力急劇增長，在東北地區的軍事行動獲得順利推展，造成嗣後四年間的大陸全面變色。

卅八年十月匪偽政權成立，毛匪宣佈一面倒政策，匪俄的軍事勾結更爲公開化，卅九年二月雙方簽訂「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日本和其同盟者爲假想敵，建立軍事聯盟關係。俄遂給予共匪三億美元貸款，并在北平成立約三千人的軍事顧問機構，同時以舊式飛機給予共匪。同年六月韓戰爆發，共匪在蘇俄支持下，以改善裝備爲交換條件參加了韓戰。在韓戰中，匪三軍戰力迅速成長，但仍無法相對補償大量消耗，因此，共匪不得不以負債方式向蘇俄價購軍援，迄四十二年底匪空軍兵力已由四〇〇架擴充至一、六〇〇架，陸軍裝備亦大部獲得更新，海軍艦艇由一二〇艘增爲四〇〇艘，同時接受俄人之訓練與技術援助，這可說是共匪接受蘇俄大量軍事物資援助之時期。

(三)韓戰結束至毛匪率團朝俄前夕(民國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十月)。

韓戰結束後，共匪提出「建設現代化國防軍」的口號，同時改編軍事組織，制定各項軍事條令制度，大多是仿效蘇俄軍事體制，即對軍隊作戰訓練有關的條令教令也全採用俄式，同時派遣大批軍事人員去俄受訓。另外積極修建通向蘇俄的戰略交通線——如集寧至二連及蘭州至新疆鐵路線，以加強匪俄的軍事連繫。并在西北建立軍事工業基地，以當時的情形來看，實有意以我國西北變成蘇俄在亞洲的心臟地帶。在東北地區則仍保有匪俄聯合作戰司令部機構。此期間蘇俄軍事顧問及技術人員已充斥匪軍中，四十六年十月匪俄復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允予共匪以原子武器製造材料，匪俄

## 匪俄軍事關係

關係，正向着軍事一體的方向發展。從表面上看，這是匪俄軍事關係最爲密切，也是共匪希望在軍事上全面依附蘇俄的時期。

(四)毛匪朝俄以迄現在(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至五十二年)：

四十六年十一月毛匪親率兩個代表團朝俄，包括以彭德懷爲首的「軍事友好訪蘇代表團」和以郭沫若爲首的「科學技術代表團」，希望對匪俄軍事合作再作進一步檢討與改善，這次會議內容雖未見公佈，但自四十七年以後，蘇俄對共匪的軍事援助并未增加，并且漸次減少，顯然黑、毛雙方此次會談并未獲得有關軍事合作的具體協議。而自此以後，匪俄雙方軍事路線，即逐漸向着相反的方向發展。四十七年匪黨曾嚴格的批判了匪軍已存的「單純軍事觀點」、「教條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軍事思想」。在匪的文件中看到，匪軍事學院院長鍾匪期光在一篇「學習毛匪人民戰爭思想」一文中說：「在一九五六年以前……一方面我們在學習蘇軍經驗，掌握現代軍事技術方面，有了不少成就，另一方面由於單純軍事觀點和教條主義存在，又使我們的工作走了一些彎路。」批評一些人說什麼「小米加步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根本是忘記了匪軍的基本面貌。又說在一九五八年匪黨軍委擴大會議中就「建軍方針」和「建軍原則」提出了兩條路線的鬥爭，批判了忽視毛匪「人民軍隊」建軍原則的錯誤建軍方針。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彭、黃反黨集團」的被整肅，顯然是與匪俄軍事關係的走向低潮有關，嗣後由於匪俄思想路線的分歧持續惡化，使軍事關係已陷於完全中斷的狀態。

## 二 蘇俄對共匪提供軍事援助實況

### (一)裝備援助：

自卅九年共匪參加韓戰迄四十九年匪軍在蘇俄軍援情況下，對軍隊有形戰力，已獲得若干進展，尤其在韓戰期中，獲得俄援裝備最多。共匪爲求得俄援裝備，不惜犧牲數百萬人民的生命，甚至以負債方式購進俄援，但仍未能改變匪軍裝備的落後面貌，使其現代化建軍的夢想落空。

### (二)技術援助：

○派遣顧問：俄除於卅九年在匪區設置約三千人之軍事顧問機構外，迄韓戰期間步兵師以上各級軍事指揮單位均有俄籍顧問參與，尤以特種兵部隊顧問特多，海空軍中顧問亦極普遍，顯示匪軍中各項俄援裝備武器均仍掌握在俄人手中。

○技術人員：共匪對國防工業技術人員大部多接受蘇俄之訓練，匪各軍需工廠亦多由俄技術人員指導。匪在韓戰期中軍需工業獲得若干進展，各兵工廠能開始生產輕型武器彈藥并裝配機艦，都是由俄人技術援助所促成。惟自四十九年俄技術人員全部撤離匪區後，匪軍需工業生產即陷停頓狀態，目前武器裝備無法換新，匪雖不斷高唱「自力更生」的口號，但軍需工業生產能力，仍未能恢復俄援時期的景況。

### (三)原子科學的合作發展：

○四十四年四月匪俄在莫斯科簽訂「匪俄原子研究合作協定」，規定由俄供匪六、五〇〇瓩實驗性原子反應爐一座和二、五〇〇萬電子伏特迴旋加速器一個，提供原子能專家、科學技術人員和資料，協訓匪方原子技術人員，供應放射性元素和物資。四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匪俄復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承諾對匪提供有關原子武器圖樣和製造原子武器所需技術資料。四十七年三月俄援匪原子反應爐在北平安裝，六月開始運轉，使匪對原子研究發展方面獲得相當鼓舞。但為時未及兩年，蘇俄即於四十八年六月廿日單獨廢止了「國防新技術協定」，并拒絕供給共匪有關原子武器的圖樣和製造原子武器所需資料，撤退技術人員。使共匪對原子武器的發展，遭到嚴重阻礙。根據今年六月匪僑外交部長陳匪毅公開表示：「：經過一系列的努力，我們總有一天會擁有自己的核武器。」顯示目前共匪對原子科學發展仍停滯於理論性的研究階段。

○關於飛彈外電屢有報導，匪區部份地區已擁有飛彈設施，如屬真實，則此種飛彈設施判係四十七年以前蘇俄所提供的，根據前述俄對匪軍使用俄援武器嚴密控制的情況研究，俄對飛彈使用的控制，必將更為嚴格，在俄籍顧問技術人員撤離匪區後，匪對此項武器之使用，必已失却效能。蓋高級俄會如能料及匪俄思想路線的衝突（實際上四十六年已經開始），有萬一的可能發展為軍事上的衝突

時，蘇俄必不可能使共匪擁有對此項新武器在使用上的充分能力。

## 三 匪俄軍事關係變易對匪軍所產生的影響

(一)軍隊戰力衰退：匪俄關係惡化，俄援中斷，不僅新式裝備武器無法更新，即對原有機艦武裝亦無法獲得零件的補充和維修，雖陸軍可獲得自力生產小口徑的火炮補充，但海軍艦船及空軍飛機，則特感困難，且艦機使用，少已五年，多達十年以上，使匪軍官兵對自身使用的武器，在未來作戰中可能產生的效能失去信心，因而造成官兵害怕戰爭，士氣低沉，三軍戰力急劇趨向衰退。

(二)軍事路線退縮：共匪在無法更新裝備的現況下，祇有面對現實提出「有什麼槍，打什麼仗」的口號。重走毛匪倡導「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老路。由「現代化」退為「革命化」，積極發展民兵組織，強調「人的因素第一」，「思想第一」，說「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原子彈是紙老虎」，藉以藐視原子武器在未來戰爭中的重要性。并在軍中廣泛開展學習毛匪軍事著作，強化軍中思想工作，以提高軍隊士氣，來彌補有形戰力的衰退。

(三)軍事形勢孤立：匪俄思想路線分歧所造成政治關係的持續惡化，已擴大到匪俄軍事關係上。俄會公開透露，僅五十一年一年中匪俄雙方邊境的衝突事件即達五千次，匪俄在東北及新疆邊境地區年來仍續有武裝衝突發生，雙方并增調兵力，加強邊境地區戒備。目前雖不致發展成爲較大規模的衝突，但已限制了共匪在該地區兵力之轉移。加之蘇俄對印度援助以對抗共匪，使共匪在軍事形勢上已陷于空前的孤立。

## 四 目前匪俄軍事關係及未來可能的發展

蘇俄目前雖在貿易上仍提供極少量的石油、飛機零件、機械配件等給予共匪，但顯然這些物資已不可能對共匪的軍事產生任何決

定性的影響，現從以下兩點說明匪俄目前的軍事關係再研判其未來可能的發展：

(一) 匪俄雙方目前軍隊的武器裝備不同，軍事戰略觀點迥異，將不可能共同進行聯合作戰：

目前蘇俄軍隊裝備均具現代化，且有相當數量的原子彈、飛彈等新式武器裝備，而匪軍武器仍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所使用的傳統性武器，甚至連此種舊武器仍不能完全制式化，由於雙方武器裝備不同，所產生戰略觀點也迥然不同。共匪是以持久戰和積極防禦為其戰略方針，且強調陣地戰結合運動戰，以廣土人眾為主要戰爭資源進行長期的消耗作戰方針，而蘇俄戰略方針則力求在最短時間內同時摧毀敵人政治、軍事、經濟的一切作戰力量。同時強調持久戰及陣地戰的作戰方式將不再被採用，匪俄雙方雖仍存有一紙軍事盟約，但顯然雙方并未為未來雙方軍隊共同作戰從事準備，即使在匪俄軍事關係較為密切的階段，也未發現雙方軍隊從事聯合作戰之演習訓練活動。由於軍隊編裝不同，戰略觀點不同，以絕然不同的作戰方式訓練出來的軍隊，極少可能進行共同的聯合作戰。

(二) 目前僅存的「匪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由於相互的漠視背叛，將不可能產生效用：

據本年六月四日蘇俄消息報載稱：匪偽外交部長陳匪毅去(五二)年十二月曾公開談稱：「中蘇友好與軍事聯盟條約已不足重視」。又稱：在帝國主義對共匪發動侵略戰爭時，蘇俄對匪所作保護之承諾，似乎已無價值。蘇俄外次佐林今(五三)年六月也曾公開表示：由於共匪追求特別的目的，將不可能受到蘇俄的飛彈與核子的保護。現再就匪俄雙方對此項條約背叛的事實說明如下：

該條約原以制止及共同支援抵抗日本及日本同盟國家的侵略為主旨，但年來匪俄雙方均極盡對日本拉攏之能事，匪連續派出代表團訪日，加強商務貿易勾結，周匪恩來、陳匪毅均連續提出匪日關係正常化途徑的談話。蘇俄亦屢邀日方人士訪問，今(五三)年五月并派出米高揚作為兩週的訪日活動，以示敦善。雙方的對日行徑，均未將日本置於敵對國家的地位，并相互排斥對方對日本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此種情勢的發展顯然是匪俄雙方無視此項條約存

在的結果。

該條約第三條規定「雙方均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及任何行動或措施」。可是在五十一年底匪印邊境戰爭中，蘇俄沒有給予共匪的軍事援助，相反地，却提供了印度以經濟及軍事援助，并一再聲明同情印度的處境，責難共匪的行為。

該條約第四條規定「對有關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但蘇俄對古巴問題的處理，對禁試協定的簽訂，并未與共匪協商，而共匪對匪印邊境事件也未商獲蘇俄的同意，而都是各行其事的。

該條約第五條「雙方……保證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尊重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干涉對方內政的原則，發展和鞏固中蘇兩國間的經濟與文化關係，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并進行必要的經濟合作」，但蘇俄在四十八年六月單獨廢棄了共同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并拒絕提供原子彈圖樣及技術資料，嗣後且在共匪反對之情況下撤退了幫助共匪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專家，撕毀了三百四十三個專家合同，廢除了二百五十七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

## 五 結語

(一) 共匪的軍事力量，是過去仰賴蘇俄援助而成長壯大的。

(二) 俄援停止以後，匪軍裝備無法更新，以致戰力逐漸衰退。在最近數年將無法突破落後的現狀。

(三) 因雙方思想路線分歧，關係惡化，使相互軍事關係正朝着彼此孤立的方面發展。

(四) 匪俄軍事同盟條約，因各自追求的目的不同而失去了效用。在未來局部地區的有限戰爭中，雙方軍事合作共同作戰的可能性極小。

但不可忽視的，雙方因彼此關係惡化，而刺激各自加強對外擴張的努力，對其侵略目標仍具有「同惡相濟」的作用，自由世界對此仍應特別提高警覺。

# 匪俄衝突中之經濟關係

劉 岫 青

## 一 俄對匪援助

(一) 俄援多少？其中軍援經援各佔多少？

俄援之項目與金額：一九五〇年二月匪俄簽第一次協定，助匪於一九五〇—五四年內新建和改建五十個工業項目。一九五三年第二次匪俄協議，俄允於一九五五—五九年助匪新建和改建九一個工業項目：一九五四年十月匪俄協議，由俄助匪於五五—五九年内新建十五個企業；一九五八年四月匪俄協議，於五八—六二年間，俄在技術上援匪新建和擴建五五項企業。五八年八月雙方協議，俄於五八—六二年間，在技術上助匪新建和擴建四七個企業（及供應全部設計和主要設備）；一九五九年二月雙方協議，在五九—六七年間，俄助匪建七八個大型企業，值十二億五千萬美元。

就時間上，從一九五〇—五九年，俄助匪新建改建之企業有二二六項，此等企業大多已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內（及五八—五九年）完成（見後）。至於從一九五九年以後之援助，可說根本未曾履行。

其次關於蘇俄一再宣揚的對匪無償援助的問題，根據資料，蘇俄於一九五二年九月，將匪俄共管的長春鐵路地方權利及屬於俄方之財產移交共匪；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俄撤離旅順時，將該港有關設備移交共匪，一九五四年，蘇俄助匪在黑龍江省建大型「穀物農場」，其全部設備由俄贈與，一九五七年三月，俄又將在北平之「蘇聯紅十字醫院」全部設備贈與共匪；上述無償性質之援助，除紅

十字醫院與黑龍江「國營友誼農場」外，可說取之於大陸，還之於大陸，原來並非蘇俄所有，談不上援助。

除前述贈與外，具體援助數額，以貨幣計，據蘇斯洛夫本年在俄共中央報告，共為十八億一千六百萬盧布（折美金廿億一千餘萬元），此等援助包括軍援與經援兩種。

軍援部份有多少呢？據毛匪澤東在電謝馬林可夫文中透露，從五〇—五四年，俄共予匪十四億美元的貸款和援助。按俄對匪經援採取貿易方式（註八），從一九五〇—五四年，匪俄貿易中共匪逆差共為八七、九四三萬美元（見附表二），此除去共匪在同時期以貿易抵償後之逆差，應屬俄對匪之經援。但毛匪澤東電謝馬林可夫在一九五四年十月，故嚴格計算應截至一九五三年為止。一九五〇—五三年間匪俄貿易中匪逆差為六九、八五〇萬美元。從毛匪澤東所云蘇俄貸款與援助十四億美元看，尚有五點二—七億美元左右之非經援（截至五三年或五四年）項目，當為軍援，亦即韓戰發生到簽訂停火協定期間俄援共匪之裝備軍火所值。

綜上所述，從一九五〇到六〇年——一如蘇斯洛夫報告之廿億一千七百萬美元之俄援，實際經援部份大約是十三—十五億美元。

(二) 共匪償還俄債：

匪還俄債，除通過貿易方式外，尚以黃金、外幣償付。在匪俄貿易中，匪從一九五六—六二年，每年皆有出超，此項貿易順差七年中共為一一、〇八二萬多美元。一九六三年出超，據本年七月外電云為二點八二億多美元。換句話說匪歷年通過貿易方式至六三年已還俄債十四億美元左右。

再據共匪歷年財政決算中對外債務支出看（見附表五），從一九五五—一九六〇年（六〇年為預算數），實際已還外債（按匪僅欠俄債）達卅七點八億多僑幣，折美金為十四點四七五億元。加上一九六一—六三年之貿易出超部份，共還俄款達十八億九千萬美元。但六〇年預計償還俄債因受自然災害影響未能全部履行（註八），則截至六〇年匪還俄債當在十三億美元左右，故截至六三年已還俄債約十七億美元左右。因匪本年五月通知蘇俄（註九），匪欠俄債，原定一九六五年清償者可提前在六四年底以前全部還清，嘗有此可能。

## 二 俄援停止及共匪貿易之轉向

### （一）歷年匪俄貿易趨向：

匪俄貿易在一九五〇年不過五億七千多萬美元，佔共匪外貿總額比重為百分之四二點一；到一九五四年，雙方貿易達到十三點三億多美元，佔匪外貿總額比重達百分之六四（見附表一），到一九五九年雙方貿易額達廿億五千萬美元，佔匪外貿比重仍達百分之五一。但從一九六〇年起，不特匪俄貿易驟然下降，匪對外貿易亦全面衰退，一九六二年總額降至十九億多美元；其中與俄貿易一九六二年僅七點四億美元，估計一九六三年繼續下降到五億美元，佔匪外貿總額的百分之廿五左右。相反地，匪與自由國家貿易，就絕對數字言，一九五〇年為八億多美元，五二和五四年分別降至五點七三和五點七四億美元，為共匪與自由國家貿易之最低潮時期。即在匪外貿最高年之一九五九年，對自由國家貿易亦不過十三點六三億美元。但六〇年匪外貿全面衰退之時，與自由國家貿易竟達十四點三九億美元；匪與自由國家貿易在匪外貿中所佔比重，到一九六三年，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誠然構成匪貿易轉向的唯一原因在於俄援停止或大部份停止，一如共匪本年二月廿九日致蘇共中央公開信中所云者。

從匪俄貿易之發展到共匪貿易轉向，其主要原因固由於匪俄經濟關係之變化，但共匪從一九五九—六一年連續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迫使共匪向外輸入糧食二、〇〇〇多萬噸，及若干輕工業原料

和設備，共匪與自由國家貿易激增亦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加以從匪俄經濟關係惡化後，共匪調整經濟，改以農業為中心的國民經濟計劃，若干農業生產資料，如化肥及化肥生產設備等亦大量由自由國家進口。而此等物資適為蘇俄所缺乏者，共匪自非從非共國家進口不可；所以，共匪貿易之轉向，就近年經濟惡化言是有其必然性，但轉向後幅度變化之大，則由於俄援停止與匪俄經濟糾葛有密切關聯。

### （二）俄援對匪經濟的關係及其影響：

○俄援對匪經濟關係：由匪俄貿易來看，共匪偽政權之建立即依附於俄，故一九五〇年匪俄貿易即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至五二年升達百分之五二點八，超過匪外貿總額一半以上（見附表一），到一九五九年止各年佔匪外貿皆在一半以上，可知共匪經濟對俄依附之深。就俄對匪之援助而言，共匪經濟建設，從一九五三—六二年之兩個五年計劃的情形大致如後：

#### ① 第一個五年計劃內基建與投資和俄援工程施工程況

共匪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一九五三—五七年底），限額以上的施工單位共有八二五個項目，五年內建成者共有四五五個，包括部份完工在內則達五〇〇個左右。（註一）

在上述施工單位中，蘇俄幫助設計之中心項目有一三〇多個；於一九五三—五四年內施工者五四個，完成十七；一九五五年施工（累計）達三九個；五六年施工（累計）一〇三個；五七年新施工者計劃為一三一一個，實際未達此數。至五七年十二月，俄援項目完成者為五七個（註二），如包括部份完成者在內則達一〇〇個左右。俄援建設重點項目，尚有七〇多個要在一九五八年（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只一年）繼續施工。

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基建投資，僅工業部門為二四〇點二三億元僑幣（以下同）（註三），而各類基建投資，在五年內則達四八四點九億元（註四），即超原計劃百分之十八點三。工業投資（基建）中，第一部類——生產資料工業佔百分之八八以上。

工業基建二四〇多億元中，俄援設計的中心項目，原計劃佔一

三〇億元，及配合此項目的另一四三項限額以上工程的投資亦達十八億元，故俄設計的中心工程佔全部工業基建投資總數的百分之五一點九；到五七年底，此一比重亦有變化，俄援中心工程所佔工業基建總投資，約為百分之五四左右。

②第二個五年計劃基建投資與俄援工程施工情況

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共匪經濟建設總投資為一、〇一二億元（其中六〇年四二九點一億元為計劃數），其中基建投資為七三七點七七億元；工業部門佔四四〇億元左右（六〇年一八八點五億元為計劃數）。估計此三年經建投資完成約八〇〇億元左右；基建投資完成約六〇〇億元左右；工業基建投資則達三四〇億元左右（即一九六〇年有百分之五五左右未曾完成計劃）。

施工方面，在一九五八年限額以上施工者（包括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留下項目）達一、一八五個；至年底投入生產或完成者為七〇〇個（註五）。一九五九年施工（該年新施工）項目為一、三四一個項目，該年完成或部份完成者有六七一個（註六）。至一九五八年，俄援項目部份及全部建成并投入生產者一一三〇個（見註五）。而在一九五九年內俄援項目估計有五三個完成并投入生產（原計劃），完成情況未見透露，但五三個的大部份可能完成，即從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九年，俄援重點工程，將有一七八個左右完成并投入生產。

一九六〇年僅限額以上的重工業施工單位有七六二個；輕工業有二二七個。加上交通、水利等項目，該年限額以上工程在一、二〇〇個左右。

第二個五年計劃蘇俄經援重點項目，據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所簽訂（註七）之兩協議，由一九五九年起至一九六七年止，蘇俄將繼續援助一二五個重點項目。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第二季度止，估計俄援項目有八〇個左右施工，但蘇俄專家撤退後不特俄援工程全部停頓，即匪所有重大工程亦大多被迫停止進行。

從上述共匪經建和工業投資及大型企業之興建分析，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業投資用於俄援企業，而在經濟建設全部投資中，約有百分之七十二左右的資金用在環繞俄援重點項目之建設上，而建

設項目，俄援及與俄援有關者亦佔全部建設項目的一半以上。至於此等（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中限額以上企業完成者）企業之新增生產能力，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來自俄援及俄援有關企業（註十）。更重要的是，共匪經濟計劃各部門亦以俄援項目為中心而訂定，亦即由俄援項目（及俄援有關項目）構成共匪國民經濟計劃的綜合平衡。

①俄援斷絕對匪經濟影響：

俄援斷絕，匪經濟建設被迫停頓：共匪兩個五年計劃內大型企業的建設，既以俄援二〇〇多個項目為中心而製訂，俄援斷絕或大部中止後，不特俄援企業之建設無法進行，即匪所有新進行之大型企業基建亦難以繼續，此不僅工業如此，即大型水電工程如黃河幾個梯級水電樞紐工程，漢水丹江口水電工程，重要鐵道工程等皆受俄援中斷而被迫停頓。

②對匪國民經濟計劃及經濟結構之影響：共匪國民經濟計劃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原理而製訂，其製訂內容是建立在綜合平衡的基礎上，而綜合平衡的先決條件是各個經濟部門的按比例的發展之構成，即輕重之間，工業各部門之間，工業與農業之間皆有其一定的比例關係，此種比例即形成一個綜合平衡的經濟計劃。俄援停止後，全部基建工程迫得停頓，工業生產與投資，重工業品供應與輕工業品生產的關係全部改變，不僅平衡不能由綜合而達到，計劃的內容與構成也根本發生變化。更嚴重的是：從一九五二—六〇年全部建設的既定程序必須重予安排。

③經濟生產改弦易轍：

由於經濟情況改變，綜合平衡動搖，經濟各部門的生產也須重行訂定。諸如重工業的生產，輕工業的適應與投資（由於基建設備的供應），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與供應，商業市場的變化；出口物資與進口物資的變化等一系列的改變，都必須從根本做起。就各部門生產條件言，重工業、輕工業與農業、交通、商業以及文教（人材培養與訓練）建設等，悉因生產部門生產計劃的更易而須回復到一九五二年以前的生產水平而重予訂定，然又非單純回復到一九五二年的生產水平作標準，另外尚須考慮一九五三—六〇年已投入生產之企業的活動或可能活動的範圍。此種



經濟各部門之根本變化乃促使共匪由一九六一年起對國民經濟予以全面調整。

基於以上情形，俄援停止及內部經濟結構的變化，共匪不得不考慮到藉自力更生以謀挽救；事實上俄援停止後，重工業基本建設已絕大部份陷於停頓，故在自然災害持續的情況下，釐訂出以農業為基礎，將經濟各部門的先後順序，排為農業、輕工業、重工業，乃為不得已的趨勢。

④俄援停止對匪財政影響：從一九五三—六〇年，共匪經濟建設投資達一、四〇〇億元（偽幣以上）（完成投資達一、〇〇〇億元），其中工業部門投資達（完成者）五八〇億元左右。估計工業及其他部門因俄援停止，工程雖完成未能進行生產；已投入生產者因俄援停止（發生設備維修、補添等問題）而生產減少或生產停頓；已進行工程因俄援停止而停頓；及因工業、交通基建之停頓和生產減縮，企業廢棄的損失，達四〇〇億元以上，折合美金達二〇〇億元左右，此對貧窮的中國大陸言，是何等重大的損失！再以共匪財政收入言，在一九五九年到六〇年匪稱國營企業收入佔財政總收入百分之六一點五九（五九）和六四點七（六〇）（註十一）。俄援停止後，工業及有關部門（主要是商業）收入急驟下降，將因生產萎縮而達一半或一半以上。不談農業生產如何，僅以俄援停止一點言，對匪財政收入的影響，已減少百分之廿五以上的總收入。

### 三 匪俄經濟糾葛與援外競爭

#### （一）匪俄經濟糾葛的背景：

在史達林時代，俄對匪經濟壓榨即已構成匪黨高部幹部的不滿，具體說有以下幾點：

○俄對匪經濟中不少為從中國掠奪之物資：按蘇俄在中日戰爭將結束時出兵東北，掠走東北物資超過二十億美元（註十二），共匪偽政權建立後，蘇俄對共匪故示恩惠，曾退還部份物資，其中一部份機器則折價作為俄援抵付共匪，此在共匪高級幹部間會構成不滿（註十三），匪黨斯時固對此種不滿批評為認識錯誤，但若干

匪俄衝突中之經濟關係

經濟主管匪幹之內心，自有其一定評價。

○俄帝繼續經濟控制對匪黨構成威脅：最初根據匪俄第一次條約，蘇繼續租借旅順、大連；自後合辦五大公司（匪俄共營石油，新疆有色金屬，大連造船，中長鐵路，民用航空等五公司），壟斷部份重要交通企業及稀有金屬之生產。

○經濟剝削使匪蒙受重大損失：俄對匪剝削主要是通過貿易，按照一九五四年匪俄貿易協定，從一九五〇年起，匪俄雙方根據當時國際市場價格作出進口商品的定價原則，規定維持到一九五七年，但此時期內國際市場若干重工業品價格下跌，農產品價格則上升，貿易作價，由於協定關係匪必須以五〇年作價為準而高買低賣（註十四）。從匪俄貿易中共匪輸出入品的構成及作價分析，一九五〇—五七年，匪俄貿易中共匪在價格上可能損失五—六億美元左右。

#### （二）匪俄經濟糾葛的發展及其必然性：

在先天上，蘇俄縱然不對匪進行經濟壓榨，匪俄經濟亦未必無矛盾發生，此則基於以下原因：

○匪建立完整重工業體系之既定決策，必不容於蘇俄：共匪偽政權建立之始，即號召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而鬥爭」。周恩來在一九五三和五六年先後表示，共匪在經濟上「雖有蘇俄無私的援助」，由於大陸情形特殊，「仍然必要建立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因此，那種以為不必建立我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而專門靠國際援助的依賴思想，是錯誤的」。此與蘇俄從一九四七年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以謀控制共產附庸國之決定大相違背。

○共匪反對蘇俄經濟控制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已逐漸明顯，俄援停止，更使匪俄經濟矛盾公開化：按蘇俄一手包辦之經濟互助委員會，一九五六年以後共匪等相繼加入。一九五五年黑魯曉夫即已謀強化此一組織，積極推行共產國家國際分工與生產專業化計劃，共匪反應並不熱烈。到一九五八年五月莫斯科開「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共匪派陳雲、李富春等出席，會後李富春公開表示：「國際分工的原則，一般說來是正確的，但並不完全適合於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們不能永久用輸出農產品的辦

法去換回機器。」(註十六)，至為明顯，在一九五八年，不僅共匪已不完全同意蘇俄的「國際勞動分工」與「生產專業化」的原則，在主觀上早已自行決定建設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藍圖，此對其他附庸國家的影響很大，使黑魯曉夫等不能長此緘默，故發生一九五九年開始的誘之於前(繼續協議助匪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新建擴建數十個企業——見前)，打擊於後的互相攻訐與矛盾公開化事實。

◎俄援停頓與匪公開對俄抨擊：一九六〇年夏蘇俄撤走派駐匪區專家，撕毀合同，匪俄經濟矛盾公開化。共匪仍寄希望於蘇俄繼續履行其協定，但蘇俄則力斥共匪「單幹」(獨行其是)的錯誤，與盲目「躍進」對計劃的損害。到一九六一年，共匪不得不進行經濟的全面調整，以自力更生為基礎重行訂定國民經濟計劃。

在匪「自力更生」，重行調整國民經濟計劃期間(一九六一年秋——一九六二年底)，匪俄關係空前惡化，雙方攻擊由指桑罵槐到公開指責。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共匪給俄共中央的公開信中，曾指蘇俄：「片面地要求別的兄弟國家服從自己的需要，並且藉口反對所謂『單幹』，所謂『民族主義』，來反對別的兄弟國家執行自力更生的建設方針，反對別的兄弟國家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發展經濟，甚至對別的兄弟國家施加經濟壓力。」又說「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實行互助合作，互通有無是完全必要的。這種經濟合作，必須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的原則基礎上。如果否認這些原則基礎，假借『國際分工』、『專業化』的名義，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損害別的兄弟國家的獨立和主權，那就是大國沙文主義」(註十七)共匪一面攻擊蘇俄經援壓迫，一面由周匪恩來(見後)提出所謂援外「八原則」，此援外八原則無不一針對蘇俄而發。

在匪會談話中亦開始毫無保留的攻擊蘇俄，本年五月劉匪少奇在招待蘇丹主席會上，批評蘇俄以「利用援助之名，干涉別國內政」(註十八)。陳匪毅等亦發表此等攻擊性談話，並強調「每個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其自主、獨立之民族經濟」(註十九)完全以受俄援損害者的姿態出現。

### (三) 匪俄在對外援助方面的競爭分析

◎匪援外金額：對外進行經濟和軍事援助，共匪在一九五〇年韓戰間即已開始，但形之於條文協定，則始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見附表四)，對象皆為亞洲共產國家，到一九五六年開始向東南亞地區的尼泊爾、柬埔寨和阿爾巴尼亞等國發展；一九五五——五八年開始擴及緬甸、錫蘭、印尼、也門等所謂亞非集團國家；一九六〇——六一年再向迦納、幾內亞、馬利、尼日利亞等國發展；六二——六四年則新增加索馬利亞、肯利亞、敘利亞、阿爾及利亞、桑坦、剛果等國。總計共匪援外廿一國，截至一九六四年七月(最近)與剛果(布)協議，其承諾援外款項共達二十億七千多萬美元。從一九五五——六〇年，匪財政決算中支出援外共達二十七點一六億多元偽幣，折美金十億三千八百萬元。此為共匪已(截至六〇年)履行之援外數額，加上近三年，估計已履行之援外數額不會少於十四——十五億美元。(附表三)

#### ◎匪援外趨向及其意圖：

從時間上分析，共匪三分之二的援外在(協議數)一九五九年以後簽訂。尤其一九六〇年匪俄矛盾公開後，共匪更積極進行對外經援，從一九六〇年以來，計對幾內亞、迦納等十個非洲國家簽訂援助協議，其中一九六三——六四年七月初簽約者，達六個非洲國家，本年簽訂者(截至七月止)達四個非洲國家。

新近援助的若干國家，共匪概根據其所謂援外八原則(按此八原則即：使受援國發展民族經濟；尊重受援國主權不附任何條件；無息提供援助減少受援國負擔；幫助受援國走上自力更生道路；對受援國建設項目力求快省；公平議價並以質量最佳產品提供受援國；提供技術援助並保證使受援國得到充分掌握技術為止；派出專家與受援國人員受同等待遇等)，無息、長期、無任何條件之貸款，若干國則除貸款之外尚有贈與(見表四)，此種情況一九六三年以來至為突出。根據其近一年來與各國所簽援助協議，共匪與俄力爭與國，在經濟上其主要意圖如後：

①若干輸出商品市場之開拓：按共匪在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其重工業以設備生產力言，如鋼鐵工業(一九六〇年和五

二年比較)增長十倍以上;機械製造業增加二十倍以上;石油、煤炭、建築材料等亦分別增加三—五倍;輕工業則設備亦增加一倍左右,但皆受原料生產(農業)的限制,未能充分發揮生產力。一九六一年下半年調整經濟,機械工業除大型企業外,約有三分之二的中小型企業轉以生產農業機械為主,鋼鐵亦減產百分之五十左右。據一九六三年底情況,機械工業自給率(僅以產品言),由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註二十)。故此,現階段之共匪機械製造工業在目前基建工程大半停頓(從去年起新企業基建亦有部份開工,但為數不多)情況下,苟將全部已投入生產——不受俄援影響及設備維修已有相當改良之企業,其在重工業方面,尤其機器製造業,將有產品可以出口。共匪以機器(重工業材料)折價援外,既可在期滿後收回款項,又可解決重工業原料和產品的積壓問題,此共匪為其盲目膨脹的重工業覓尋出路之一。

②若千缺乏物資採購關係之建立:本來共匪缺乏物資很多,近十年來農產品中的糧食、棉花等亦為長久缺乏之物資;他如橡膠、石油等大陸所產有限,蘊藏資源亦少,需向國外大量進口;至於原子能若干原料更為共匪夢寐以求。對外經援,尤其對非洲新獨立之落後國家經援,可解決此等缺乏物資之採購問題,並藉以擴大經濟滲透。

### ③蘇俄在匪活動區之競爭

自從周匪恩來與陳匪毅在非洲訪問後,蘇俄亦於本年五月派來米高揚到亞洲,黑魯曉夫本人則到非洲活動。蘇俄在亞洲以日本、印尼為重點而輔之以印度。在日本,米高揚一改往昔自大態度,與日本工商界廣泛接觸,特別提出西伯利亞開發上需日本企業家合作,離日前除先釋放所扣日漁船(漁民)外,並要求簽訂蘇日和約。以轉移日本實業界興趣,而沖淡近年匪日經濟關係之高漲。在印尼,蘇俄一面在經濟上續予支持,同時對印尼侵馬軍事行動承諾大量援助(事實上印尼現有龐大海軍為俄所援建),以滿足蘇卡諾侵馬野心,對印尼政府間關係,蘇俄比匪本為密切,蘇俄此舉在挽回因印尼共黨傾向共匪所造成對印尼政府的影響。在印度,自從其與共匪因邊境問題勢成水火後,蘇俄即由少許援助進而大量援助(軍、經

援),估計蘇俄援印度之款,僅次於美國,已達二十億盧布以上。黑魯曉夫在非洲以埃及為重點,和納塞作數次會談,並允續予埃大量經援作阿斯旺水壩用,僅水壩新援助部份即超過美金一億元。按周匪恩來在非活動,過去以埃及為重心,對納塞曲意結交,主要為納塞在非洲有重大影響力。而周匪恩來一手導演的所謂亞非人民團結會,向以埃及、印度、印尼為骨幹,現印度已與匪成敵,蘇俄再銳意拉攏埃及、印尼,顯然在削弱匪最近在所謂亞非集團中的滲透成果。

註一:①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人民日報。②一九五八年「經濟研究」一期。③一九五六年「新軍事月刊」第十一期李富春報告。

註二: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人民日報」。

註三: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計劃經濟」。

註四: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人民日報」。

註五:李匪先念:一九五八年對財政決算與一九五九年財政預算報告。

註六:李匪先念:一九五九年財政決算及一九六〇年財政預算報告。

註七:見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和五九年兩次協議。

註八:見匪俄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八年之四次協議所載。

註九: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匪黨致蘇共中央的信。

註十: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匪發表之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結果分析。

註十一:匪一九五九年財政決算與一九六〇年財政預算報告。

註十二:①經濟部編:「十年來的中國經濟」民國三十六年出版。

②狄超白編:「一九四七年中國經濟年鑑」。

註十三:「偉大的援助」一九五六年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註十四:①「中蘇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四日公佈。

②葉匪季壯在偽人代會一屆四次會報告(五七年七月)

註十五：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註十六：李富春專論載一九五八年八月蘇俄「共產黨人」雜誌。  
 註十七：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匪黨給俄共中央的覆信：「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

註十八：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新華社「北京」電訊。  
 註十九：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北平「大公報」。  
 註二十：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八七三期）香港「經濟報導」及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各年自由國家及蘇俄與匪貿易額及各佔共匪外貿比重

年 度	各佔 比重	其		自由 國家	估 比 重	共 產 國 家	估 比 重 (其中包 括蘇俄)	蘇	俄	估 比 重
		自由 國家	共 產 國 家							
一九五〇	九	二	一	二	四	一	五	二	一	二
一九五一年	〇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五二年	一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五三年	二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五四年	三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五五年	四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五六年	五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五七年	六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五八年	七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五九年	八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六〇年	九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六一年	〇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六二年	一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六三年	二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六四年	三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六五年	四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六六年	五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六七年	六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六八年	七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六九年	八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一九七〇年	九	一	一	一	三	一	六	一	〇	三

資料來源：①自由國家一九五〇——五七年見聯合國「國際貿易統計年鑑」。②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見聯合國「統計叢刊及貿易統計」。及日本通商省（一九六二年版）通商白皮書補充。③一九五九——六〇年東歐部份見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東西通商課報告書。④一九六一年自由國家及東歐部份見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倫敦出版之「遠東貿易」中英鑄折成美金。⑤蘇俄部份（及共產

集團一九五〇——一九五八）見蘇俄「對外貿易年報」及各年「對外貿易雜誌」。每四盧布折合美金一元。⑥一九六二年見香港英文「遠東評論」。說明：按「遠東評論」載，一九六二年共匪外貿總額為一九九、八〇〇萬美元，其中蘇俄為七四、〇〇〇萬美元，佔三三、八%（共匪外貿總額）。但另據材料（見「Current Scene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一九六三、六、

一云，該年匪外貿總額為二三〇、〇〇〇萬美元，二者頗有出入，此表材料採用「遠東評論」。如用後者，則蘇俄所佔比重更低了。⑦一九六三年根據蘇斯洛夫向俄共中央報告云，一九六三年匪俄貿易及匪與各共產國家貿易下降至一九六二年的三分之二左右。另據南斯拉夫駐北平記者波羅維克報導（一九六四、六、九、中央社紐約消息）一九六三年匪俄貿易約佔共匪外貿總額二五%左右。

表二

歷年匪外貿差額

單位：美金萬元

年 度	與自由國家貿易	與蘇俄貿易
一九六〇	二一〇	二〇
一九五九	二二〇	二〇
一九五八	二二〇	二〇
一九五七	二二〇	二〇
一九五六	二二〇	二〇
一九五五	二二〇	二〇
一九五四	二二〇	二〇
一九五三	二二〇	二〇
一九五二	二二〇	二〇
一九五一	二二〇	二〇
一九五〇	二二〇	二〇
合計	二二〇	二〇

來源：由表一各年貿易中求得。×一九六三年僅包括東南亞地區。（見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法新社東京電，轉自「朝日新聞」專論。）

匪俄衝突中之經濟關係

(表三) 一九五五——一九六〇年匪援外支出及其佔財政支出比重

年 度	援外支出(僞人民幣萬元)	佔財政決算支出%
一九六〇	三九、三一五	一五%
一九五九	四〇、四〇五	二五%
一九五八	四四、四〇〇	三八%
一九五七	四六、四〇〇	四一%
一九五六	四九、四〇〇	四二%
一九五五	五〇、二〇〇	四四%
合計	二七〇、六五〇	四七%

說明：①來源：見匪發表之各年財政預算決算一表中具體數字以決算為準。

②一九六〇年為預算數。一九六〇年以後匪未發表財政報告。

③從一九五五——一九六〇年，匪援外共計二七一、六五一萬元，按二、六一七元折合美金一元計(官價)共達美金一〇三、八〇二萬元。

表四

共匪對外經援之金額與統計

受援國家	性質	簽訂日期	金額及說明
北 韓	以物資和現款援助	一九五四、一二、三〇	八億元僞幣，折美金二九、九五一萬元。
	物資援助	一九五六、一、一二	物資援助
	貸款協定	一九六〇、一〇、一三	四二、〇〇〇萬盧布，折美金一一、一二八萬美元。

越共	援助協定 技術援助協定 經濟援助協定 無償援助協定 換文 助越共建設農 場、學校協定 長期貸款及成 套設備協定	一九五四、一二、二四 一九五六、一七、二六 一九五九、二、一八 一九五九、二、一八 一九六〇、二、二八 一九六一、一、三一	物資援助 八〇〇萬元 人民幣，折美金二九 、九五一萬元。 三〇〇萬元 幣，折美金一一、二 三一萬元。 幣，折美金三、七四 四萬元。 物資援助。
外蒙古	經濟和技術援 助協定	一九五六、八、二九	一六、〇〇〇萬盧布 ，折美金四、〇五〇 、六萬元。
阿爾巴 尼亞	長期貸款協定 長期貸款協定 貸款協定 貸款協定 及技術議定書	一九五四、一二、三 一九五六、三、一三 一九五九、一、一六 一九六一、二、二	六、〇〇〇萬盧布； 折一、五〇〇萬美金 。六、〇〇〇萬盧布； 折一、五〇〇萬美金 。九、五〇〇萬盧布（ 舊）折美金二、七五 〇萬元 物資援助 物資援助

東埔寨	經濟技術合作 協定	一九五六、四、二一	八億東幣（合八〇〇 萬英鎊）之贈與，折 美金二、二七六、四
尼泊爾	經濟技術合作 協定	一九五六、九、二〇 一九六〇、三、二一	此二筆折合美金二、 九四一萬元。
緬甸	技術援助協定 經濟技術合作 協定	一九六一、一、六、九 一九六一、一、九	折美金三〇〇萬元。 貸款三、〇〇〇萬英 鎊，折美金八、四三 〇萬元。
錫蘭	技術援助協定 經濟援助協定	一九五七、九、一九 一九六一、（八、七、）	七、五〇〇萬錫蘭盧 比，折美金一、四四 九萬元。 折美金三〇〇萬元。
印尼	技術經濟合作 協定 技術經濟合作 協定 技術經濟合作 協定	一九五八、四、一七 一九五九、 一九六一、	共折美金約三、〇〇 〇萬元。 貸三、〇〇〇萬美元 。貸三、〇〇〇萬美元
古巴	經濟合作協定	一九六三、一〇、三一 一九六〇、一一、三〇	以二四、〇〇〇萬盧 布的無息長期貸款， 折美金二六、六四〇 萬元。 匪贈送古巴風災物資 萬，折美金一、五〇〇 萬元。
供應成套設備 及技術議定書		一九六一、四、二三	一九六一年內匪予巴 的一貸款，折美金一 、四八七、五萬元。

亞馬利	亞尼利	阿爾及利亞	敘利亞	馬利	迦納	幾內亞	葉門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經濟會議會報	技術合作協定	經濟與貿易協定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科學技術和文 化學技術和文 合作協定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技術經濟援助 議定書
一九六三、九	一九六一、六、一八	一九六三、二、二一	一九六三、二、二一	一九六一、二、二八	一九六一、八、一八 一九六四、七、一五	一九六〇、九、一二	一九五八、一、一二 一九六四、六、	一五五八、 一九六〇、一二、一九
匪援索二、一四〇萬美元。	援助不詳	二五〇億舊法郎，合五、〇〇〇萬美金。	由三、五〇〇萬法郎增至七、〇〇〇萬法郎，折美金二、一五〇萬元。	貸款數未透露	七〇〇萬加納鎊，合一、九六〇萬美元。 匪予加納（一九六四）（七〇）長期無息貸款，數不詳。	一億盧布貸款，折美元二、六〇四、一萬元。	四、七二八萬美元。 匪再援也門二、八五〇萬美元。	萬元。 物資援助 援東一億元印度盧布，折美金二、二七六、四萬元。

匪俄衝突中之經濟關係

肯尼亞	桑給巴	剛果	合計
匪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貸款協定	匪與剛果（布拉薩維爾）貿易協定	
一九六四、二、二〇	一九六四、六、八	一九六四、七、	
匪援肯六、五〇〇萬美元，法郎及三、〇〇〇萬美元，共為二、二七	匪援桑二、八〇〇萬美元（為一、〇〇〇萬英鎊）最初為五〇〇萬英鎊，另贈與三〇〇萬美元。	七月初匪已貸剛果款為五六〇萬美元。	二〇三、二二九、六萬美元。

說明：（一）表中匪對越共、阿共、錫蘭、緬甸、馬利、及尼日利亞等國若干筆物資援助，由於規模、數量不詳，援助金額無法推算，未曾列入。

（二）表中十九國共匪援助可計算者共二一八、八八二萬美元，包括各國貨幣（及偽幣）折合美金之計算。

（三）各國貨幣與偽人民幣之推算根據：（A）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偽人民幣行公佈之偽人民幣與外幣交換比率。  
（B）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香港市場：各國鈔票對港幣比價表。

（四）各資料來源，由匪報及中外報導彙編，篇幅所限，未曾一一列入。

表五（見第42頁）

# 關於中俄邊界

歐陽無畏

中俄邊界問題，時間延續三百年。空間廣及二萬里

## 一 引言

中華民國對蘇俄之邊界，沿襲前清對帝俄邊界之舊。民國承繼自前清如何之版圖，迄今半世紀餘，除新疆省西南一隅帕米爾未定界尚無條約劃定外，其餘東起圖們江口中俄韓三國交界處之土字界牌，西迄色勒闊兒嶺北端中俄交界之克則勒借克達巴罕（又名烏孜別里）止，總約四千英里漫長之國界線，均根據雙方所締訂之條約劃勘定規。

中俄間第一個有關邊界的條約，即尼布楚約。此約以拉丁文為正本，中俄雙方代表所同簽字者。規定以額爾必齊河與外興安嶺為界。遵嶺而東，瀕海烏特河城地段，仍未劃分。雖然尼布楚約為中俄間第一個邊界條約，但現行中俄邊界，并非此約所劃定之舊。而吾人討論中俄邊界問題時，必先首舉此約者，旨在喚醒國人，時時勿忘振作，矢志恢復舊壤而已。

## 二 現在邊界

茲將現行中俄邊界全線自東徂西各段起迄所據條約抄列如後：

- (一)光緒十二年重勘琿春東界條約
- 吉林東邊：自圖們江口土字界牌起，迄白稜河入興凱湖口止。
- (二)咸豐十一年勘分東界條約
- 吉黑沿邊：自興凱湖迤北，沿烏蘇里江，溯黑龍江至額爾古納

河口。

- (三)雍正五年恰克圖界約
- 蒙俄邊界東半：自額爾古納河迤西，至恰克圖止。
- (四)雍正五年恰克圖界約（同三）
- 蒙俄邊界西半：自恰克圖迤西，迄沙賓達巴哈（即沙畢納依）。
- (五)同治九年烏里雅蘇台界約
- 蒙新烏梁海邊界：自沙賓達巴罕起，迄柏郭蘇克（條約式作布果蘇克）止。
- (六)同治八年科布多界約
- 新疆阿爾泰邊界：自柏郭蘇克起，迄烏蘭達巴哈迤西之大阿勒泰嶺西麓止。
- (七)光緒九年科布多界約
- 新疆科塔邊界：自大阿勒泰嶺西麓起，迄賽里烏蘭嶺止。
- (八)同治九年塔爾巴哈台界約
- 新疆塔城邊界：自賽里烏蘭嶺起，迄哈巴爾蘇止。
- (九)光緒九年塔爾巴哈台界約
- 新疆塔城邊界：自哈巴爾蘇起，迄阿勒島（即阿拉套山）之喀拉達巴罕止。
- (十)光緒八年伊犁界約
- 新疆伊犁邊界：自喀拉達巴罕起，迄那林哈勒噶（亦作那林闊勒）止。



(十一)光緒八年喀什噶爾界約  
新疆天山邊界：自那林喀勒噶起，迄喀克善山止。

(十二)光緒十年喀什噶爾界約

新疆天山邊界：自喀克善山（亦名愛哩庫爾圖克，又名貢古魯克，又作廓克沙勒山）起，迄烏孜別里山口（即克則勒借克達巴罕，又稱黑孜吉牙克達巴罕）止。

以上凡十一個條約所劃定之中俄邊界，即中華民國承繼自前清之現行邊界。在此線以外，我國淪喪之舊時領土，據美國國務院一九四七年發表「百年來俄國向外擴張史實」一書所載，自一八五三（咸豐三年）迄一九一四（民國三年）年間，俄在遠東及中亞一帶侵獲九十五萬平方英里土地。

民國以來，俄國仍然繼續擴張，以滿足其土地慾望。此即指民初帝俄陰助外蒙獨立之事實而言。民元（一九一二）帝俄策動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佈成立所謂「大蒙古帝國」，十一月三日，公佈其所謂「俄蒙協約」，并由其駐華公使要求中國承認其協約有效。民二（一九一三）十一月，北京政府與帝俄訂立「中俄協定」，俄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自治權。民四（一九一五）六月，又與俄蒙簽訂「中俄蒙條約」，規定外蒙為中國領土，中俄不干涉其自治。而實際上，帝俄已在外蒙取得其獨佔貿易與建設鐵路之特權，同時復將唐努烏梁海與外蒙分離，而併入帝俄版圖，直接由帝俄政府統治，稱為唐努土文。民六（一九一七）俄國革命爆發，外蒙與唐努烏梁海乃依其人民之志願，重回中華民國懷抱。

但蘇俄仍襲取帝俄之傳統手段捲土重來。

### 三 中蘇初度有關邊界之交涉

民國六（一九一七）年，共黨十月革命，蘇維埃政府成立後，為打破封鎖，拉攏東方民族，其首要目標，尤對中國，特於民八（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及民九（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兩次均由其代理外務委員長加拉罕署名發表對華宣言。中如：「宣明放棄從前俄皇政府向中國奪取之一切侵略品，如滿洲及他種地

方是也」，如：「宣明所有昔日俄國各前政府與中國所定各條約為無效。放棄中國領土之侵占及在中國境內各租界，并將從前俄帝國政府及中級社會人士所掠奪者，俱以無報酬永久還付中國」。又民國十二（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蘇俄政府特命駐華全權代表越飛在孫越聯合宣言中之：「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思與目的」。又民十二（一九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解決中俄懸案大綱」第五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并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觀此，中華民國繼承自前清之固有版圖，以及條約訂定之邊界，為蘇俄政府歷次宣言所公開承認。但事實上則蘇俄無時無刻不在作侵佔擴張之陰謀。

###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八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中如：

(一)承認外蒙獨立自治。

(二)東北長春鐵路之共同經營。

(三)大連為自由港。

(四)旅順口由兩國共同使用為海軍根據地。

此一條約將蘇俄歷次宣言，及解決懸案大綱所承諾對中國之義務，一筆勾銷，完全恢復至一九〇四年帝俄沙皇獨霸東方的時代。

而此條約及其附件中對俄國所承諾各款中如：

(一)蘇俄政府提供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援助完全供給國民政府。

(二)對於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

(三)關於新疆最近事變，蘇俄政府重申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上三款蘇俄從未照承諾實行。將應提供國民政府之軍需品與物資援助，完全裝備中共，致使匪軍日益壯大。在東三省延不撤軍，且利用旅大駐地掩護匪軍從海陸兩路輸運華北并攔劫中央軍政人員赴各任所接收，公然破壞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其終演成大陸淪陷

之悲慘結果。

至於新疆，自民廿二（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蘇俄策動政變，盛世才為新疆督辦。廿七（一九三八）年紅軍第八團進駐哈密。卅一（一九四二）年四月，蘇俄駐新領事及特工人員共同製造政變，企圖推翻盛世才，建立蘇維埃傀儡政權。卅三（一九四四）八月，蘇俄留在迪化特工人員，挑撥離間，幾釀政變。幸經中央政府公正處理，旋即平定。蘇俄既不逞於迪化，遂利用其潛伏伊犁之俄諜及共產份子，給予大量軍械，空襲伊寧城市，成立偽「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觀此，蘇俄之最終目的，仍然為割裂中華民國領土，以圖滿足其土地慾。

至此蘇俄已從中國獲併唐努烏梁海，（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八月十七日，蘇俄指使唐努土文傀儡向莫斯科請願併入蘇俄領土。十月十三日，莫斯科最高蘇維埃批准其為蘇俄之一自治區。）為其土文自治區。外蒙獨立，為其附庸。旅大駐軍，實等佔領。此外仍在新疆製造分裂，推行偽版「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運動。不但蘇俄政府自身歷次宣言等，即連帝俄所遺，前舉劃定中俄邊界之所有舊時條約，亦一併在事實上毫不存在矣！

## 五 大陸淪陷以後匪俄邊境衝突之形成

大陸淪陷後，共匪竊據初期，蘇俄表面上似稍收斂，例如并未再予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以公開支持，然事實上，蘇俄對新疆之脫離中國運動，日益加緊進行。其原因為：一、先天的，稟承帝俄傳統的土地擴張貪慾。二、時代的，為新疆竟富有一二〇億KWH以上之鉅量藏量！此藏量竟多過法國所有，而法國之所有，則已多過美蘇兩國所有之總和！此一關係世界將來霸權憑藉之利害所在，無論對方為中華民國，或為匪偽，蘇俄之存心攘奪絕不放鬆。毛匪幫初期，對此隱忍而已，自黑毛鬥爭從理論辯爭激成爭奪共產集團領導之利害衝突浮呈於表面化後，壓置於匪俄利害底層之邊界衝突問題，自亦因衝突之日益激烈而隨附以升。

蘇俄對於企圖侵併目標地區內中共匪幫所採取之措施，至為敏

感。其尤者，為交通與移民兩大端。交通之開發，有利於移民。而移民之成就，更促進交通之進一步開發，兩者均互推國力之擴張於邊疆。而帝國主義者之欲侵併人國落後邊地者，每每以條約預限「不得殖民」，「不得改為行省」。自己境內之交通則積極築向鄰國之邊境，鄰國欲自築交通線，則百計阻撓；阻之不得，則餌以借款，代攬工程，必圖固握於手而始已。故共匪築向新疆鐵路，蘇俄陽為協助，實則俄援不至，迄今僅修至迪化以西，尚未接軌。共匪移民東北，而蘇俄亦移民東北。北滿俄人已超過當地居民，在奇克、扎賚諾爾一帶金鑛區已歸俄人所有。民四十一（一九五二）年五、六月間蘇俄第一批農業移民一萬七千人先後抵達齊齊哈爾。而共匪亦積極移民以遏止俄人之大量移植。在新疆方面，共匪更施行其少數民族政策，移民數量尤大。在外蒙方面，共匪借援助建設為名，大量輸出勞工，因而引起外蒙當局親中親俄分裂政潮。而自共匪政權成立後，與俄訂立之二九一項俄援建設協定，約有百分之五十，在東北與新疆地區。蘇俄實欲建設東北與新疆為其遠東與中亞之工業打成一片，以圖永遠控制中國。此種利害關係，共匪自然了解。（關於匪俄雙方矛盾利害衝突細節，非本報告主題，故僅引論端略而已）。

匪印邊界武力衝突後，蘇俄指責共匪之規復故地何不先自香港澳門，而獨以麥克馬洪線與阿克賽欽毒於印度？去年二月黑魯曉夫於蘇維埃會議上提出此問題時，共匪遂於答覆中舉出瓊瑯條約、北京條約、與伊犁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字樣，於是邊界問題本身，遂由此而公開化。

## 六 從去今兩年匪俄文件中觀察匪俄邊界談判及

### 結論

去年民五十二（一九六三）年九月，共匪發表「蘇聯領導向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文，進一步敘述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間，蘇俄在新疆邊境製造事件，煽動少數民族向蘇俄逃亡。今年二月廿九日共匪致俄共信內關於中蘇邊界問題中云：

「隨着蘇共領導反華活動的發展，近年來蘇聯方面不斷破壞邊界現狀，進佔中國領土，挑起邊境事件。更嚴重的是，蘇聯方面還明目張膽地在中國邊境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顛覆活動，公然通過報刊和廣播挑撥中國各民族間的團結，煽動中國的少數民族從祖國分裂出去，並且誘騙和脅迫幾萬中國國民跑往蘇聯」。

至於蘇俄方面，自去年春季開始，亦不斷透露有關邊境衝突之消息。據云自一九六〇年以來，中共與其發生之邊界糾紛已達五千餘次。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九日俄共中央致共匪信內有云：

「你們大概會同意，近幾年來蘇中邊界某些地段上的局勢，不能認為是正常的。蘇聯政府已經建議就核定某些地段的邊界線進行友好協商，認為這樣作的結果，會消除引起目前誤會的原因。最近你們也表示要在相互協商的基礎上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我們將向你們發出有關文件。

近來中國出現了一些關於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言論。當然我們不去為那些專橫地劃定同鄰國的邊界的俄國沙皇辯護。我們也相信，你們也不打算為那些以武力侵佔了不少別國領土的中國皇帝辯護。但是，我們在譴責俄國和中國當時執政的剝削階級上層的反動行為時，不能不考慮到與國之間現在存在着歷史上形成之邊界。任何忽視這一點的企圖，都會成爲誤會和衝突的根源，而且不會導致問題的解決。現在，工人階級掌握着政權，而我們的共同目標是共產主義，它將使國界逐漸失去從前的意義，在這個時候人爲地製造領土問題，簡直是不明智的。我們有一切可能完全消除邊界上任何磨擦，給各國人民做出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真正友好關係的範例」。

今年二月十四日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斯洛夫於俄共中全會發表長篇斥責中共之報告中云：

「我們還認為有必要向全會談一下由於中國方面的過錯而使蘇中邊界屢遭破壞的情況。在蘇共和蘇聯政府的文件中已經談到了這點。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年，對蘇聯邊界的破壞成了經常現象，有時是採取粗暴挑釁的形式。蘇聯政府會倡議進行協商來核定蘇中邊界某些地段的邊界線。在這方面，我們的出發點是，蘇聯和中國不存在任何領土問題，蘇中邊境是歷史地形成的，只可以說

在必要的地方對邊界作個別的核定」。

上述匪俄文件所說明關於邊界問題之各自立場，由是可見蘇聯仍師當年史達林扶植阿合買提江發動伊寧事變，策動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故技，製造邊界事件，中共爲本身生存，不得不加強新疆邊地之防衛部署，於是與蘇俄深入新疆勢力發生衝突。然在蘇俄立場，一方面強調邊界糾紛之嚴重，一方面又不承認與中間有任何領土問題。將過去所掠獲舊賊與現今新掠土地，一概視爲「既成事實」，諉之於歷史性與習慣性，堅持中共必須對邊界現狀予以承認，而毫不作妥協性之調整。

今年二月間，北平開始舉行匪俄雙方之邊界談判，前引共匪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致蘇共中央信內復云：

「我們兩國政府的代表團已經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開始舉行邊界談判。儘管歷史上簽訂的有關中俄邊界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是，中國政府仍然願意尊重這些條約，并且以此爲基礎合理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中國政府將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準則，本着平等協商，互諒互助的精神，同蘇聯政府進行友好的談判。如果蘇聯方面也能採取和中國政府同樣的態度，我們相信，中蘇邊界問題的解決應當是不困難的，中蘇邊界是可以真正成爲永遠友好的邊界的」。

觀此，雖然匪俄雙方陳兵邊界（甚至新疆方面且劃出長四五百公里，深二十五公里之隔絕地帶）共匪仍無改變現行邊界之意圖，并未作清算帝俄侵略贓獲歸還中國之準備，亦無此實力。在雙方談判時激烈的爭議誰未能免，而具體之方案，終不知雙方將如何提擬？然共匪故肆大吹大擂，其真正意圖仍爲消極的，欲蘇聯放棄在新疆製造分裂，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運動。積極的，爲宣傳上可使不明真情之國內外同胞，尤其華僑，使發生共匪爲愛國主義者之錯覺，以收統戰之效。

## 七 尾語

整個中俄邊界問題，時間延續三百年，空間廣及二萬里，今日之報告，僅稍稍引據文件，略述大端而已，疏闕錯誤必多，敬請在座賢達指正幸。

# 黑毛鬥爭與匪俄對外活動

現在是民主國家採取具體步驟的時候了。如錯過機會，將使自由世界遭受更大的擾亂和更大的破壞。其中受損失最大的，實為在自由世界中居領導地位的美國。匪俄雙方角逐，一舉手，一投足，最後都踢打在美國身上。共匪正公開的向美國聲望挑戰，蘇俄則於無形中消耗美國的力量。美國最近對共黨的強硬態度，應當看作是解除人類赤禍戕害和威脅的曙光。

崔 垂 言

## 一 孤立與反孤立的鬥爭

國際共黨的對外活動，照例是以所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為目標來策劃進行的。它們嚴格要求遵循共同路線，採取適當手段，利用民族、經濟、社會、政治諸問題，以實現其離間、分化、滲透、顛覆等陰謀——二十世紀的紛擾動亂，多由此而起。

但自黑毛鬥爭發生以來，國際共黨對外活動的共同路線，實已不復存在。本年二月十四日，蘇斯洛夫對俄中央委員會提出「關於俄共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鬥爭」報告，其中曾說：共匪「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就越來越頻繁的採取各種措施」破壞匪俄友誼，「並以自己的、未經協商的行動，在國際舞台上不僅給蘇俄，而且也給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造成困難」。

推究國際共黨對外活動共同路線的破滅，非因理論的分歧，無關策略的爭執，祇是匪俄雙方都要在黑毛鬥爭中奪取勝利之所致。國際共黨的傳統觀念，常把奪取內部鬥爭的徹底勝利，作為展開對外活動的先決條件。當年史達林在「論列寧主義」一文中所講的「戰略」，就是這樣。他在「目標」項下，雖已提出「世界革命到來了」，而在「基本打擊方向」項下，却仍強調「使第二國際各黨孤立」。因此，我們從黑毛鬥爭方面，觀察最近匪俄的對外活動，較諸專從其征服世界陰謀方面，推斷其活動的因果關係，當更能切合實際。

在去年十二月二日偽「人代會」二屆四次會議發表的「新聞公報」中，其外交部份，竟一反往例，將所慣用的濫調，如「發展同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互助合作關係」，「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支持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革命鬥爭」等，全部收起來了，僅稱：「中國（共匪）在國際上的聲望日益提高，影響日益擴大。美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以及現代修正主義者（蘇俄）聯合一起，妄圖孤立偉大中國人民（共匪）的一切陰謀，已經遭到並繼續遭到可恥的失敗。日益孤立的是美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蘇俄）。中國人民（共匪）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以及全世界各國革命人民的團結，更加緊密了。我們的朋友和同志，遍於全世界。」足證近來匪俄的對外活動，主要的是在相互進行着孤立與反孤立的鬥爭。

匪俄間孤立鬥爭的活動，有其內外之分。雙方在共產集團裏拉攏，應視為「內」，其在自由世界中角逐，應視為「外」，所以本文確定以分析當前匪俄在自由世界的相關活動為範圍。

## 二 匪俄首首跟蹤遊說

匪俄對外活動，常由其高層人物親自出馬，本無足奇；而一年多來，匪俄首首居然跟蹤四出遊說，則不能不視為一種極突出的怪現象。

去年三月二十五日，馬林諾夫斯基到印尼，表示蘇俄無條件給予印尼武裝部隊以各項援助，以籠絡蘇卡諾，當經決定擴大一九六一年馬林諾夫斯基訪問印尼時所簽訂的購買武器協定範圍，由印尼派員赴莫斯科另訂新的軍火協定。馬林諾夫斯基於四月四日結束對印尼的訪問，劉匪少奇即率陳匪毅等於四月十二日抵雅加達。劉匪一行在印尼活動，歷時八日，接觸頗為廣泛。據傳曾與蘇卡諾密談侵襲馬來西亞的游擊戰術，並建議蘇卡諾邀印尼共黨主席艾地組織「聯合政府」。劉匪在其與蘇卡諾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公開表示支持印尼反對馬來西亞聯邦計劃，並響應印尼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的倡議。

馬林諾夫斯基於返國途中，曾在緬甸及印度逗留。四月十一日至十七日，與尼溫溫政府商談蘇俄對緬甸的軍經援助問題。劉匪少奇等亦自印尼尾隨到仰光，於四月二十一日起，在緬甸作一週的訪問。尼溫在其與劉匪發表的「聯合公報」中，所持立場，不甚明朗，僅表示支持共匪混入聯合國。五月一日，劉匪等又赴東埔寨，這與馬林諾夫斯基訪印度，恰為一對稱的行動。五月六日劉匪和施亞努發表一篇「聯合聲明」，東埔寨表示支持共匪混入聯合國，並贊成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

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今年二月四日，周匪恩來偕陳匪毅等五十餘人，在非洲訪問了阿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迦納、馬利、幾內亞、蘇丹、衣索比亞及索馬里亞等十國。歸納其與各國所發表的「聯合公報」和「聯合聲明」，主要內容有四：一為「反對帝國和新老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二為「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加強亞非國家團結」；三為「亞非新興國家在聯合國主要機構內，應獲得公平合理席位」；四為「支持共匪混入聯合國」。由此不難窺見周匪訪非的底牌。但由於各國情況不同，所以對這四項問題的反應，除第一與第三兩項外，也不一致；表示支持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有五國，提到支持共匪混入聯合國的有八國。

周匪恩來訪非之後，又訪問了緬甸、巴基斯坦和錫蘭。在他們所發表的「聯合公報」中，緬甸仍祇提到支持共匪混入聯合國。巴基斯坦和錫蘭，則均表示支持共匪混入聯合國，並同意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

當時外電報導，周匪此次在非洲和亞洲若干國家的活動，主要的是繼續進行去年劉匪少奇訪問印尼所開始的工作，即醞釀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因為第一次亞非會議蘇俄沒有參加，所以黑魯曉夫策動印度和南斯拉夫，召開第二次不結盟國家會議，以與第二次亞非會議對抗，並加以破壞。

本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亞非人民團結理事會」第六屆會議在阿爾及利亞首都舉行。阿爾及利亞總統本貝拉發言，首鼠兩端，一面應付蘇俄說：「阿爾及利亞政府，正在參加第二次不結盟國家會議的籌備工作」，一面又敷衍共匪說：「召開第二次亞非國家萬隆會議，將能進一步加強我們兩個大陸各國人民之間的團結」；但當共匪代表團團長郭匪建與蘇俄代表團團長加弗羅夫相互攻擊時，除偽蒙及印度代表外，大都附和共匪，蘇俄顯已居於劣勢。於是共匪嗾使印尼於四月十日在雅加達舉行「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共匪派陳匪毅率領龐大的代表團參加。集會六日，決定於明年三月十日在非洲舉行「第二次亞非會議」，並在共匪以退會相要挾下，否決了印度和錫蘭所提邀請蘇俄和馬來西亞與會的議案。

四月二十五日，蘇俄遞交共匪一項「關於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的聲明」，說明蘇俄三分之二的領土在亞洲，準備盡一切可能支持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並抨擊共匪在籌備會中，以蘇俄多數居民是白人為藉口，阻撓其參加的措施。五月九日，黑魯曉夫更親赴阿聯，作十六日的訪問。他與納塞發表一篇「聯合聲明」，一面表示蘇俄參加實現阿聯第二個五年工業計劃，給予阿聯長期貸款二億五千二百萬盧布，一面強調擁護和平共存政策，支持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這可以說是黑魯曉夫已經換得納塞支持其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明證，因而共匪於五月三十日，發表聲明評蘇俄「關於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的聲明」，略稱蘇俄四分之三的人口居於歐洲，歷來被認為是歐洲國家，不知硬要躋進第二次亞非會議居心何在？五月三十一日，共匪「人民日報」更以「蘇聯領導人有什麼權利向亞非國家發號施令」為題發表一篇論文，抨擊蘇俄運籌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的企圖。

六月二十二日，米高揚赴印尼，作十一日的訪問，試探以供應

印尼軍火爲條件，換取印尼支持蘇俄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七月二日離雅加達，於返國途中曾在緬甸和印度停留。七月十一日外電報導，周匪恩來與陳匪毅突然抵達仰光，「具有一種神祕氣氛」。周匪等此來，距米高揚離緬甸恰爲一週。「若干人推斷，其目的乃在探詢米高揚上週在緬甸所獲的結果」。七月二十五日外電又報導，「倫敦外交人士稱：蘇俄正尋求印度的支持，以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蘇俄表示進一步的以戰鬥機供給印度，其詳細辦法將於下月印度國防部長查文訪俄時商定。這是最近米高揚訪印尼歸途中，在印度商談的結果」。

預料明年三月第二次亞非會議召開前，匪俄雙方在亞非地區，還要爲此而演出對台的鬧劇。

### 三 擴大了東南亞的風暴

當前世界最大的風暴，是在東南亞，其中心正侵襲着越南、寮國和馬來西亞。黑毛鬥爭已使這個風暴，更加擴大了。

今日越南以及寮國的兵燹，實起於去年五月劉匪少奇在北越散佈的火種。在劉匪到北越以前，越共對黑毛鬥爭所持的立場，極不明朗，對匪俄所爭執的各項問題，也都保持緘默。劉匪乃對越共黨校，講述反修正主義的道理，更在告別宴中，撩撥胡志明的野心。鼓吹越共「統一越南」，藉以爭取越共支持其反俄。於是他們的「聯合聲明」中，出現了共匪盡力支持越共「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鬥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一類的字句，足證雙方對此已獲致某種協議。

去年十一月越南政變前後，越南政府無論在經濟上、社會上、以及政治上，都遭遇了一時不易克服的困難。越共乃在共匪策動支援之下，乘機對南越共黨游擊隊加強派遣、補給和指揮，形成越南嚴重的危機，美國遂積極支援越南政府，展開反游擊戰。不久，寮共便公開叛亂了。

在寮國「三頭馬車」的「聯合政府」中，匪俄本來各有其特殊的影響力。寮共的存在和發展，多虧共匪及越共的經常支援，所以

蘇發諾旺比較接近共匪。至於中立派的蘇旺納溥瑪，則於其出任寮國駐法大使期間，即與蘇俄取得了聯繫。一九六〇年八月康立永珍叛變，就是蘇俄透過溥瑪指使發動的。因此，蘇俄不但以空運補給支持這次叛變，並經多方活動召開一九六二年七月的日內瓦十四國會議，促成以溥瑪爲總理的寮國「聯合政府」的實現。中立部隊與寮共部隊之由磨擦、而衝突、而決裂，就是因爲他們的淵源不同。

共匪爲了爭取寮國政府支持其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的主張，曾於本年四月四日邀請溥瑪訪問北平。經周匪恩來曲意拉攏，終於使其在四月八日發表的「聯合公報」上，寫出「積極支持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一段話。此舉可能引起蘇俄的疑忌，也可能未獲蘇發諾旺的諒解。最後演成中立派與右派合併之局，蓋肇因於此。

四月十九日，寮國一批軍官在亞布海率領下發動政變。次日，溥瑪宣稱仍任聯合政府總理職務。五月三日，右派領袖溥彌將所有右派武力交給溥瑪。六日，蘇發諾旺發表聲明，反對右派與中立派軍隊的任何合併。十三日，溥瑪正式宣佈右派與中立派合併，任命右派將領担任各級司令要職。十六日，寮越共軍聯合部隊猛攻據守骨曠平原的康立部隊，至此寮越戰火，已連結在一起。美國務院發言人乃提出警告，爲保持寮國的中立與獨立，美國「不否定」採取任何措施，包括軍事行動在內。

先是，外電曾傳：共匪循雲南猛臘至寮國豐沙里之公路，及由廣西南寧至北越河內之鐵路，趕運軍需物資，支援寮共、越共叛變，並組成特種部隊，向北越老開方面集結。五月三十日，寮國俘獲共匪軍官，據供：共匪部隊已有三團參加寮戰。由此可知，寮共進攻骨曠平原之日，周匪恩來在北平揚言：儘管匪俄關係最近惡化，兩者於一九五〇年簽訂之「聯盟條約」仍屬有效，其意即在用核子戰爭嚇阻美國，以便擴大寮越戰爭。

五月十九日，溥瑪毅然改組內閣，解除兩名左傾的中立派閣員的職務。六月一日，寮共宣佈調回其在永珍的兩名閣員，不再承認溥瑪爲聯合政府總理。按照共黨的策略來講，聯合政府的中立派，應當是共黨的夥伴，而今竟與右派合流，這說明匪俄雙方在寮國政治上，都已失敗了。所以蘇俄外長葛羅米柯誣蔑溥瑪政府「已是反

動份子的俘虜」。在另一方面，其外次左林又打擊共匪說：共匪背離列寧「和平共存」原則，「追求特別目的」，可能得不到蘇俄飛彈與核子的保護。

六月二十九日，美國詹森總統發表演說，謂：美國於從事一切努力維護和平之際，「必須準備冒戰爭危險，必要時將冒這種危險」。七月七日，黑魯曉夫也就東南亞局勢發表演說，稱：「蘇俄所反對的戰爭，是侵略戰爭。民族解放戰爭，是正義而神聖的，蘇俄應該予以支持」。將左林的話與黑魯曉夫的話合起來看，便不難明瞭：蘇俄反對共匪在越寮的行動，而支持越共和寮共的武裝鬥爭和軍事叛亂，這完全是黑毛鬥爭的反映。

此外，匪俄都會叫囂召開日內瓦會議。從各種跡象觀察，匪俄雙方似均有意將日內瓦會議範圍擴大，討論寮國以及越南問題；但是匪俄的企圖，並不相同。共匪的企圖是：在寮國支持寮共取得更多的權力，在越南促成「聯合政府」的組織。蘇俄的企圖則是：藉一次國際會議重建其對寮、越的影響力，因為目前寮共、越共的行動，都是共匪一手導演的。七月三十一日，美國務卿魯斯克譴責共匪造成東南亞動亂情況時，說：匪俄爭執「眼前在東南亞發生的影響，或許就是形成了履行日內瓦條約的困難，因為蘇俄在那個區域的勢力在減退中」。

在東南亞地區，與寮越戰爭同樣為人注視的，是印尼對馬來西亞的威脅和擾亂。從馬來西亞聯邦組成以來，蘇卡諾即蓄意加以破壞，曾派遣所謂「粉碎馬來西亞志願軍」，侵襲北婆羅洲。其所以如此狂妄，主要的是由於匪俄各為其特殊目的，而不斷予以慫恿的結果。最近蘇卡諾在東京會公開對記者說：印尼反對馬來西亞的行動，已得蘇俄與共匪的支持。

印尼與馬來西亞的爭端，近由菲律賓斡旋，在東京召開菲、馬、印尼三國高層會議來商決。拉曼總理出席高層會議的條件，是印尼撤退其在北婆羅洲的所謂「志願軍」。經技術會議勸解折衝，印尼即允撤退其所謂「志願軍」三十二名，於是決定於六月二十日舉行高層會議。不意在十九日印尼電台就廣播說：蘇卡諾不管明天開始在東京舉行的高層會議有何結果，決於二十一日返雅加達。事後

始知，蘇卡諾所以把出席高層會議視同兒戲，倉卒回國，就是因為米高揚將於二十二日到達印尼。

六月二十日高層會議舉行時，拉曼總理提出將爭端交由亞非四國調解委員會研究之前，印尼必須停止敵對行動，蘇卡諾曾一度顧慮退席，其後勉強達成由三國外長研究成立四國調解委員會的協議。二十二日印尼外長蘇本照在記者會聲稱：東京高層會議的結果，令印尼滿意，因為此後印尼將不受從前承諾的約束，可以隨意進行敵對政策。其對解決爭端，毫無誠意，一至於此。

最近蘇本照莫斯科之行，是米高揚在印尼商談的結果。七月十七日，蘇俄塔斯社發表一項蘇俄與印尼的「聯合公報」，聲明他們一致反對新近參加不列顛聯合國的馬來西亞。綜合有關之外電報導：一、蘇本照得到了蘇俄的承諾，以相當大數量的武器供應印尼，援助它對付馬來西亞；二、印尼海軍參謀長馬塔地拉他宣佈，此次蘇本照訪俄，將有更多的導向飛彈及配備火箭的戰艦，最近即從蘇俄到達印尼。

據美聯社莫斯科電稱：「這是蘇俄以前供給印尼價值十億美元武器以外的新軍事援助。蘇俄會尋求印尼支持它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共匪則堅持蘇俄沒有權利參加。但印尼一直沒有肯定在這個爭執中支持蘇俄」。蘇俄在與共匪進行孤立與反孤立的鬥爭中，為了爭取優勢，是否對印尼還肯出更高的價錢呢？祇能留待事實說明了。

#### 四 東西兩集團界限開始漫漶

匪俄的對外活動，除在支援暴亂方面角逐外，還運用經援競賽、貿易攻勢和政治勾結等手段，展開了鬥爭。

匪俄間對亞非新興國家的經援競賽，實為賄賂競賽，亦即收買競賽。隨着黑毛鬥爭的演進，這種競賽也日益劇烈。去年周匪恩來訪問阿爾及利亞，曾給予約合五千萬美元的長期貸款。本年阿爾及利亞總統本貝拉應邀訪俄，黑魯曉夫便給他約合一億二千八百萬美元的長期貸款。雙方競賽的情形，不難由此窺見。

共匪早在財力上無法和蘇俄對抗，所以周匪訪非時，曾提出所謂「外援八項原則」；其要點為：一、共匪從來不把援助當作單

方面的賜予，而認為是互助的。新興國家透過這種援助，增強世界上「反帝」力量，就是對共匪的極大支援。二、共匪在對外提供援助時，尊重受援國主權，絕不要求任何特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三、共匪以無息貸款方式，提供經濟援助，延長還款期限，儘量減少受援國負擔。四、共匪對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國對共匪的依賴，而是幫助受援國自力更生。五、共匪幫助受援國建設的項目，力求投資少，收效快。六、共匪提供設備和物資，根據國際市場價格議價，不合規格和質量，保證退換。七、共匪對外提供任何一種技術，保證做到使受援國人員充分掌握這種技術為止。八、共匪派到受援國的專家，同受援國專家同樣物質待遇，不許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這是周匪根據其接受俄援的痛苦經驗所提出的，意在破壞蘇俄的援外活動。

最近南匪漢宸在北韓，更直截了當的說：「蘇俄人只供應設備，不傳授技術，期使亞非國家在經濟上依賴他們」，並舉出蘇俄對共匪取消軍經援助以及撤退技術人員的行動為例證，警告亞非國家不要接受俄援。同時蘇俄也展開對共匪援外的攻擊。「消息報」說：共匪給予亞非新興國家的援助，僅為蘇俄與其他東歐國家給予這些國家援助的百分之八。共匪所簽訂包括一百零八項計劃的協定，也只完成了五個工廠、三所醫院和少許其他工程。在尼泊爾就未能履行協定，取消了建立一個水泥廠和一個紙漿廠的承諾，蘇俄已答應尼泊爾為它建立這兩個工廠。匪俄的互相揭短，可能在這方面繼續展開。

共匪自俄援斷絕後，其在東歐各國的貿易關係，也隨之瀕於停頓，乃以由「政經分開」達到「政經統一」的陰謀，向日本及西歐各國展開貿易攻勢，企圖藉此解除其經濟的困難並打破其政治的孤立。其中以對日貿易最為突出。匪日貿易額，前年為八千四百萬美元，去年為一億三千六百萬美元，今年則以二億美元為目標。因此，本年五月蘇俄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日時，團長米高揚即以西伯利亞開發問題，轉移日本對中國大陸市場的興趣。據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五月二十六日稱，池田與米高揚會談，關於兩國在西伯利亞經濟合作之原則，已達成協議。其具體內容，並未公佈，但傳日本財團

，已就日本與西伯利亞之木材、礦產等交易，和購買日本化學工業有關之成套設備等計劃，與蘇俄貿易人員進行接觸。

西歐國家對匪貿易，仍由荷蘭領先，英國次之，近來共匪更向義大利、瑞典、丹麥、西德等國活動。最近美國務院新聞官費力浦透露：義大利會將與共匪簽訂特別商業條約及派遣商業代表團前往匪區的意向，通知美國，美國已答覆義大利表示堅決反對。共匪於本年六月五日，將偽國務院的「對外經濟聯絡總局」擴大為「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作為加強貿易活動對內協調和對外聯絡的總機構。預料今後共匪貿易攻勢對自由世界的困擾，可能加大加深。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去年七月二十五日美、英、俄三國在莫斯科談判，達成部份核子禁試協議的情形。在這次談判中，蘇俄接受了前年美國在日內瓦所提而為蘇俄否決了的條件。此次蘇俄所以肯接受這個條件，其內在和外在那因素頗多，而黑毛鬥爭的激劇化實居其一。當年史達林與托洛斯基進行鬥爭時，就曾對外謀求暫時的妥協。今日黑魯曉夫與毛匪澤東展開鬥爭，自亦必如此。所以部份核子禁試協議達成後，共匪即於七月三十一日，以偽政府名義發表一篇反對的聲明，說蘇俄已向美國投降。八月五日美、英、俄簽定條約，並邀請各國參加簽字。共匪乃於八月十五日，又發表一篇聲明，說「蘇俄領導人一心一意把自己的階級兄弟整垮，連一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味道也沒有」。

匪、法都沒有在部份核子禁試條約上簽字。在共產集團中既有黑毛鬥爭，在民主國家間又有美法歧見，於是形成了匪法間非常離奇的政治勾結。於匪法建交後，共匪更企圖利用機會和其他民主國家廣泛的接觸。日前倫敦「觀察家」報曾說：共匪在波昂、羅馬、維也納和若干歐洲國家首都，已經伸出了政治活動的觸角。倘若果真如此，則本年六月黑魯曉夫北歐之行，以及七月其婿阿佐貝訪歐哈德醞釀其與黑魯曉夫晤談等事，均係共匪在歐洲活動的反應。從此東西兩集團，在匪俄雙方經援競賽、貿易攻勢和政治勾結的交互運用下，其界限將日趨於漫漶了。

## 五 已經暴露了的活動目標



綜上所述，匪俄間孤立與反孤立鬥爭的各項活動，已經暴露了三個目標：

一、舉行國際共黨大會——在匪俄的公開叫罵中，曾互相指責進行「顛覆」活動，這顯示出黑毛鬥爭最初所採取的方式，是在對方內部進行組織鬥爭。於匪俄雙方分別整肅「反黨集團」後，專靠顛覆活動來結束黑毛鬥爭的可能已逐漸減少，其鬥爭的焦點，乃集中於一場攤牌性的國際共黨大會，而開始了共產集團的「宗派」活動。目前匪俄的宗派活動，黑魯曉夫似已佔了上風，所以他準備於今秋舉行國際共黨大會。毛匪澤東則一面指稱這是「一個分裂大會」，以示反對，一面拼命掙扎，尋求各國共黨對他的支持。由於國際共黨以單位言，多數是在鐵幕以外，因而黑毛鬥爭的宗派活動，也就延伸到了自由世界。

韓共、德共，早經匪俄分別加以牢籠。此外民主國家裏擁有武裝部隊的共黨，還有越共和寮共。共匪爲了爭取它們的支持，竟不顧自身困難，策動它們擴大軍事叛亂，乃引起了中南半島連綿的戰火。

二、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黑毛鬥爭的終極目的，是消滅對方，所以不但要使對方在共產集團內孤立，而且要使之在整個世界中孤立。以往共匪在自由世界的活動，全靠蘇俄牽線，是以黑毛鬥爭發生後，共匪不得不自闢蹊徑。

當年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是於匪俄實行國際統戰分工的情況下召開的，所以蘇俄沒有參加。共匪遂選擇了這個組織，用以衝破孤立，進而孤立蘇俄。它盡感印尼藉亞非會議打擊馬來西亞。它鼓動阿聯藉亞非會議反對以色列。它更廣泛的利用亞非民族對經濟開發的願望，以及對白人疑懼的心理，用經援換取其對召開亞非會議的支持，從而排斥蘇俄。蘇俄遂以「種族主義者」攻擊共匪，並展開經援競賽。匪俄對亞非地區的野心政客，除經濟援助外，並競相提供作亂的條件。對印尼和桑吉巴，共匪曾援以武裝暴動的陰謀，蘇俄則給予大量的新式武器。自由世界秩序，就這樣的被黑毛鬥爭所破壞了。

三、共匪企圖混入聯合國——共匪認爲混入聯合國，乃打破孤立局面的要圖。它爲了減少混入聯合國的障礙，曾用各種卑鄙陰險

黑毛鬥爭與匪俄對外活動

手段展開活動。它利用民主國家因黑毛鬥爭鬆弛了反共警覺的弱點，它利用工業先進國家因國際市場限制推銷商品的困難，它利用西歐六國「共同市場」與七國「自由貿易聯盟」對立的矛盾，它利用美、英、法因部份核子禁試條約所引起的分歧，分別施展其貿易攻勢和政治勾結伎倆。蘇俄也在加強其相對行動。

劉匪少奇與周匪恩來在亞非地區的活動，也曾設法爭取若干新興國家支持其混入聯合國。兩個月前周匪對外國記者談話顯示，共匪自知其最近還不能混入聯合國，這大概是蘇俄尚未在此一戰場積極展開鬥爭的原因。但就蘇俄同意擴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和經濟社會委員會一事觀之，顯已放棄其以前所堅持的必須先准許共匪混入聯合國的立場。

匪俄圍繞着以上三個目標所作的各項活動——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無不亦步亦趨，也無不相抵抗。倘若不從黑毛鬥爭的特點去瞭解，專重表象的強調它們是合謀，可能引起姑息心理和綏靖論調的泛濫，徒察實際的認定它們在鬥爭，也難免導致以俄制匪或用匪抑俄的幻想。姑息心理和綏靖論調，固足以養癰貽患，而以俄制匪或用匪抑俄，也等於爲虎作倀，結果都是爲國際共黨所謂「世界革命」鋪路。並且在何情形下，匪俄雙方迫於黑毛鬥爭的情勢與要求，其賭注必將繼續在自由世界投擲下去，安撫聯絡都無法制止，結果非但不能消弭戰亂，反而失掉了根絕赤禍的大好時機。

在匪俄的對外活動中，因爲共匪要突破孤立局面，所以它表現得最瘋狂、最兇暴；又因爲共匪是以「武裝革命」與蘇俄的「和平共存」對抗，也必須在各地策動暴亂，以證明其主張的正確，所以它的瘋狂企圖和兇暴行爲怎樣也不會改變。祇要肯冷靜的思考，肯客觀的研討，任何人都會承認乘機先將共匪消滅的重要。

現在是民主國家採取具體步驟的時候了。如錯過機會，將使自由世界遭受更大的擾亂和更大的破壞。其中受損失最大的，實爲在後都踢打在美國身上。共匪正公開的向美國聲望挑戰，蘇俄則於無形中消耗美國的力量。美國最近對共黨的強硬態度，應當看作是解除人類赤禍戕害和威脅的曙光。

## 匪俄理論爭執述要

匪俄論爭所涉及之問題至爲廣泛，其範圍包括意識形態問題、赤化世界之策略路線問題（包括共產國家之內外政策）及共產國家相互關係問題。而主要爲赤化世界之策略路線問題，即匪暴力革命路線與黑會和平共存路線之分歧，其策略爭執之要點如次：

### 一 戰爭與和平問題：

(一)關於戰爭之可能性問題：匪黨強調「帝國主義仍然是現代戰爭的根源」，「美國主義是當代最狂熱的軍國主義和新的世界戰爭的策劃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兇惡的敵人」，因而認爲「戰爭的危險是存在的」，並指責俄共所提「戰爭並不是註定不可避免」之理論爲第二國際「超帝國主義」論及「和平主義」之翻版。

俄共認爲列寧之帝國主義理論中有若干部分已不適合時代；由於國際階級力量對此已發生根本變化，「世界社會主義的巨大威力」有可能粉碎「帝國主義」之戰爭計劃，避免大戰；並可能在帝國主義制度還存在之條件下，出現一個「沒有武器、沒有軍隊、

沒有戰爭的世界」。

(二)關於對核武器之認識與評價問題：共匪認爲在核子戰爭中「人民絕不致於毀滅」，「勝利的人民將在帝國主義的廢墟上，極爲迅速的建立起較資本主義制度高出幾千倍的文明」。

俄共則指出核武器之出現，已改變戰爭之概念，核戰爭將使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歸於盡，「不能設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廢墟上，在荒無人迹的和被熱核塵埃染污的土地上建立共產主義文明」。

(三)關於戰爭的性質問題：匪黨強調不能將「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混爲一談，而對「正義戰爭」（「民族解放戰爭」與「人民革命戰爭」）必須給以全力支援；並認爲「正義戰爭」不致導致核子大戰。

俄共雖亦支持所謂「正義戰爭」，但恐懼因此觸發核子大戰。它認爲「任何一個小的『局部戰爭』都會引起世界大戰的火災的星星之火」，「現今，任何戰爭，即使由普通戰爭、非核子戰爭開始，也會變成毀滅性的火箭——核戰爭」。

(四)關於「保衛和平」之方法問題：匪

黨認爲和平只能靠鬥爭，而不能靠談判及乞求獲致。故必須同「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才能有效地保衛和平」。同時攻擊黑魔「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於談判，散佈對談判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從而麻痺各國人民的鬥爭意志」。

俄共則認爲「只有把一切力量、一切和平的鬥爭方法和形式，總合一起，才有可能防止世界新的戰爭」。同時，指責匪黨所提「針鋒相對的鬥爭」之口號，實質上是爲帝國主義的「戰爭邊緣」政策服務。

### 二 民族解放運動問題：

(一)對民族解放鬥爭之評價：共匪認爲亞、非、拉丁美洲爲「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故「在一定意義上說來，整個國際生產階級革命事業，終究要以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鬥爭爲轉移」。

俄共雖未忽視民族運動之重要性，但不贊同共匪所稱民族運動爲其世界革命中心之理論，而認爲「世界社會主義同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才「是我們時代的主要內容，是世界範圍內階級鬥爭的中心」。同時指責共匪「採取了使民族解放運動脫離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國際工人階級的方針」，力圖控制民族解放運動，用以爭奪領導權。

(三)支援民族運動問題：匪俄雙方均認

為支援民族運動為義不容辭之「國際主義任務」，但匪黨攻擊俄共對民族解放鬥爭採取「消極、鄙視和否定的態度」，在「革命風暴面前嚇得發抖」。俄共則抨擊匪黨，「借助戰爭，推行革命」，「完全無視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所處的條件」，而「要求到處進行武裝鬥爭」；「企圖把那種會使民族解放運動走上危險道路，使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有喪失危險的方針強加於民族解放運動」。同時，指責匪黨在亞、非、拉丁美洲煽起民族主義及種族主義仇恨，「使這些洲的人民同社會主義國家隔絕」。

(三)對新興國家的態度問題：主要係指如何對待新興國家統治階層（即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之問題。匪黨強調無產階級奪取民族民主革命領導權之重要性，抨擊俄共「將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視為民族解放運動之主幹，予以真誠的鼓掌喝采，或對之作強有力的支援，反而忽略廣泛的革命羣衆的反帝鬥爭，或對之採取嫌惡和蔑視態度」。俄共並不否定民族資產階級之「兩面性」，但認為該階級之「進步作用和它參加解決全民族迫切任務的能力還沒有發揮完」，因此肯定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之領導作用，並認為拉攏與支援新興國家之政府與統治階層，有利於擴張「和平中立」勢力，有可能促成其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同時指責匪黨冷遇新興國家之統治階層，乃「陷自己於孤立的最危險的一種宗派主義」。

### 三 「和平共處」問題：

(一)對「和平共處」政策之認識及其功用問題：共匪指責蘇俄不應把「和平共處」政策當作對外政策總路線「用和平主義來代替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共匪認為「和平共處」不能毫無區別地適用於任何國家，如對共產國家除「和平共處」原則外「尚應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互助援助的原則」，對美國則不能談「共處」，強調「和平共處」之目標應集中於「建立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廣泛的統一戰線」。

俄共認為在現代條件下「和平共處」政策具有特殊意義，其最終目的是「爲了在和平經濟競賽中爲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提供最有利條件」；「和平共處政策符合所有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有助於社會主義陣營的鞏固，有助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影響的增長，提高共產黨人的威信和影響」。因此，俄共強調和平共處應成爲「整個當代社會生活的基本法則」，是「蘇俄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對外政策的總路線」。

(二)關於和平共處與「革命鬥爭」之關係問題：共匪強調不能因「和平共處」限制及妨礙「人民革命」，「和平共處根本不能代替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認爲一切被壓迫民族之任務爲「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爭取自己的解放」，而「不應該也不可能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實行和平共處」。俄共認爲「和平共處」爲「在世界範圍

內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整個時期的戰略路線」，爲「幫助國際革命工人運動達到其基本的階級目標的最好方法」；指在「和平共處」形勢下，共產國家之經濟能在經濟競賽中「取得越來越多的成就」，它「正在爲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鬥爭、民族解放運動、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展開創造良好的可能性……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鬥爭的成就也促進着和平共處的鞏固」。

### 四 「和平過渡」問題：

(一)俄共二十次大會所提出之「和平過渡路線」認爲各民主國家共黨之革命策略「將會越來越多樣化」，「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將要同內戰連在一起」；「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在它先鋒隊率領下，目前已經有了現實的可能把絕大多數人民團結在自己的領導下，并使基本生產資料轉入人民手中……有可能擊敗反動的、反人民的勢力，取得議會中的穩定的多數，并且使議會從資產階級民主的機構變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

(二)匪黨則認爲世界歷史上尚無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之先例，因此反對「把和平過渡作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的世界戰略原則」，共黨「絕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革命方針和全部工作建築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願意接受和平轉變的估計上面」，而「應當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艱苦地積蓄革命力量方面，準備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奪取

革命的勝利」。

### 五 共黨國家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

渡問題：

(一) 共產黨內部之階級鬥爭問題：共匪認為每一個共產黨國家，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中，階級鬥爭的繼續，仍然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都不能說，那裏已經完全沒有像列寧所反復痛斥過的資產階級食客、寄生蟲、投機倒把者、騙子、懶漢、流氓、盜竊國庫者這類分子；也不能說，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不需要或者可以放棄列寧所提出『清除這些資本主義遺留給社會主義的傳染病、瘟疫和潰瘍』的任務，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逐步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貫穿着整個歷史時期。這種鬥爭時起時伏，是波浪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鬥爭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俄共則駁斥匪黨「對階級和階級鬥爭有着奇特概念」，認為匪黨所列舉的各類寄生分子及罪犯，「不構成一定的階級」，僅為「資本主義殘餘的表現」，同這些人鬥爭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認為「蘇俄的社會是由工人及農民兩個基本階級，以及知識分子組成的，并沒有一個階級佔有可以剝削其他階級的地位」。

### (二) 共黨國家之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匪

黨認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不可避免地要繼續存在」，并指責俄共新綱領所提出之「人民國家」論，乃為企圖用另一個階級專政的國家（稱之為「黑魯曉夫為首的修正主義集團的專政」，即為「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級的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之國家，以利用於為資本主義復辟開闢道路。

俄共則引用馬克思列寧之言論指出：「在社會主義取得完全的、最終的勝利以後，工人階級已不再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自己的領導作用」；「在社會主義勝利以後，當社會上只剩下勞動的、友好的和本性已經完全改變的階級，而再也沒有人要受鎮壓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就會消失」。匪俄關於此一問題的分歧在於對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解釋之差異，即共匪認為所謂過渡時期係指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俄共則解釋為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勝利」（即「社會主義勝利」）。

### (三)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匪黨抨擊

俄共「從維護高薪階級的利益出發，完全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的原則」；根本抹煞社會主義社會中羣眾集體生產的積極性，反對把提高勞動羣眾的社會主義覺悟的政治教育擺在首位。他們一直沉醉於自己宣揚的「個人物質刺激」，結果只能是引導人們單純追求個人利益，助長個人貪財謀利的欲望，鼓勵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發展，損害以至瓦解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用追逐利潤作為

刺激企業經營的手段，把社會主義的利潤和資本主義的利潤混為一談，從而企圖用資本主義經濟的利潤原則代替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原則，為實行經濟自由化政策，使社會主義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化變質開闢道路」。俄共抨擊匪黨「把共產主義看作某種禁欲主義的組織，那種將沒有完全富裕的份子，而所有的人將『平均』分担不幸和災難；歪曲描繪并庸俗了蘇共對蘇聯經濟的增長和提高蘇聯人民生活水準的關心，他們……指責我們為『經濟主義』，忘記革命的『真正目的』，并譏諷匪黨邏輯為『如果人民穿草鞋和喝大鍋清水湯，這就是共產主義，而如果勞動者生活得好和希望明天生活得更好，這彷彿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攻擊共匪『三面紅旗』政策為忽視客觀的經濟發展規律及物質基礎之『左傾』盲動路線，『夢想在一夜之間建立共產主義』之『驚人的革命家』、『小資產階級烏托邦主義』。

### 重一徵一封一設

本刊正式發行，瞬經三載。承蒙各界支持及讀者支持，銷數日增。茲為加強服務讀者，除在內容上再予充實改進外，並擬重金徵求封面設計，如有意者請根據本刊內容，設計一新穎、大方封面，經本刊選定者，當予以五百元至一千元之獎金，來稿請寄台北郵政信箱一八八九號即可。

# 匪俄鬥爭大事記要

一九五六年七月止

年 月	俄 方 大 事	匪 方 大 事	國 際 大 事
一九五六·二	<p>△俄共舉行二十次大會，黑魯曉夫提出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新路線，并以反對「個人迷信」為名，清算史達林。匪黨斥黑魯曉夫走上修正主義道路之第一步。</p> <p>△宣佈解散「歐洲共黨情報局」。</p>	<p>△匪黨派遣以朱匪德為首之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俄共大會。關於俄共將在大會上反史，匪黨代表團事先并未獲悉。</p> <p>△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一方面稱讚俄共大會成就，另一方面稱史達林「功大於過」。</p>	<p>△波蘭波茲南發生工人反共反俄抗暴事件。</p>
一九五六·一	<p>△米高揚訪平，簽訂第三批俄援協定，助匪新建五項工程。</p> <p>△狄托訪俄，修好俄南關係。</p>	<p>△匪黨舉行第八次代表大會，修改黨章，刪除總綱中以毛匪思想為指導思想之規定，大會決定之對內對外政策，大致符合黑魯曉夫之新路線。</p> <p>△建議蘇俄「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鎮壓匈牙利抗暴革命。</p>	<p>△波蘭統一工人黨選戈慕卡為第一書記。</p>
一九五五·一〇	<p>△對匈牙利抗暴運動實行武裝鎮壓。</p>	<p>△發表「關於蘇聯政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的聲明」，一方面呼籲各附庸國加強以俄為中心之「國際團結」，另一方面譴責蘇俄之「大國沙文主義」。</p> <p>△匪黨舉行八屆二中全會，着重討論有關波匈事變及匪區形勢，并批判蘇俄大國主義偏向。</p> <p>△四至十一月，毛、劉、周等先後四次向俄方人員指出俄共反史之不當。</p>	<p>△匈牙利反共反俄抗暴革命運動爆發。</p>
一九五五·一	<p>△發表「關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間發展及增強友誼的原則的宣言」，檢討對各附庸國家之錯誤政策，并表示將以「平等」態度調整相互關係。</p> <p>△「真理報」反駁狄托演說。</p> <p>△發表俄波聯合聲明。</p> <p>△支持卡達爾成立「匈牙利革命工農政府」。</p>	<p>△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為史達林辯護，并對蘇俄大國主義偏向有所批判。</p> <p>△周匪恩來率團前往蘇俄及波蘭、匈牙利、東德等國訪問，調處各該國與蘇俄之關係。</p> <p>△匪黨發動黨內整風及鳴放運動。</p>	<p>△狄托在普拉發表演說，反對俄軍鎮壓匈牙利事件，并指「個人迷信」為蘇俄制度之產物。</p>
一九五五·一	<p>△俄共舉行中央全會着重討論對東歐各附庸國之善後問題，并決定反對狄托，俄南關係再度惡化。</p> <p>△黑魯曉夫在布達佩斯與匈、捷、保、羅各國共僑會談，努力收拾波匈事件後之混亂局面。</p>		

六△俄共中央通過決議，整肅馬林可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謝皮洛夫等「反黨集團」。

一〇△匪俄簽訂「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決定助匪製造原子彈。

一一△在莫斯科召開國際共黨會議，匪俄在會上就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發生爭論；會後發表「莫斯科宣言」及「和平宣言」。

一九五八·三△布爾加寧總理被黜，黑魯曉夫兼任總理。

五

七△黑魯曉夫率領代表團訪問北平。

八△黑毛會談後發表聯合公報。匪方事後指責：當時黑魯提出企圖從軍事上控制匪幫之要求（包括成立匪俄聯合艦隊），但遭匪方拒絕。

一二△黑魯曉夫與美國參議員韓福瑞會見時，批評匪人民公社制度為「反動的」。

一九五九·一△副總理米高揚訪美。

△俄共舉行第二十一次臨時代表大會，黑魯提出「和平競賽」，向共產主義過渡等問題，并間接批評共匪「三面紅旗」之左傾冒進路線。

二△匪俄簽訂「關於進一步擴大兩國間經濟合作的協定」。

三

六△副總理科茲洛夫訪美，積極為艾、黑會談鋪路。

△廢除「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助匪製造原子彈。匪斥此一措施為黑魯訪美前夕，討好「美帝」而「送給艾森豪威爾的見面禮」。

八

△鳴放失敗，共匪展開「反右派鬥爭」，其對內對外政策由此開始轉向激進。

△蘇俄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毛匪澤東率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典及共黨會議。

△匪黨中央向俄共提出「關於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反對「和平過渡」路線。

△南共發表綱領草案。

△共匪發動「大躍進運動」。

△匪黨舉行八屆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

△匪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現代修正主義必須批判」發動反南斯拉夫鬥爭。

△匪黨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推行農村人民公社。

△匪軍開始砲擊金門。

△匪黨六中全會閉幕，毛匪被迫決定不担任下屆僑共和國主席；決定公社退縮政策。

△周匪恩來率團前往莫斯科，參加俄共大會，團員包括康生、李雪峰、劉寧一、劉曉等匪。

△古巴成立卡斯楚政權。  
△歐洲共同市場正式成立。

△西藏爆發反共革命；達賴喇嘛逃往印度。

△僑國防部長彭德懷率領軍事代表團啓程訪問蘇俄、捷克、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僑蒙等國。

△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會見黑魯曉夫，據稱彭黑之間為推翻毛匪統治取得秘密協議。

△匪黨舉行八屆八中全會，整肅「彭黃反黨集團」，并決定開展「反右傾運動」。

△匪印邊境爆發武裝衝突事件。

九 △九日塔斯社發表聲明，對匪印武裝衝突表示遺憾，匪方斥之為公開「偏袒印度反動派」。

△黑魔訪美，舉行艾黑會談，高唱美俄友好及和平共處，宣傳「大衛營精神」。

△月底，黑魔訪平與毛匪會談，結果不歡而散。匪指責黑魔，向匪「推銷美國的『兩個中國』計劃，公開批評共匪好戰，并教訓匪不應『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

一〇 △黑毛會談後破裂未發表公報。  
△任命契爾沃年科為駐匪大使。

一九六〇·一  
一 △匪印關係惡化聲中，蘇俄派伏羅希洛夫、科茲洛夫、福爾采娃等訪問印度。

二 △六日，俄共中央致匪黨之口頭通知指出印度不致於侵略「中國」；匪黨在印皮問題上採取「狹隘的民族態度」。

四 △黑魔訪問印度，宣佈給予印皮貸款十五億盧布。  
△俄共主席團委員庫西寧及「共產黨人」雜誌主編庫士坦丁諾夫紀念列寧誕辰大會上發表講演，反駁共匪。

五 △俄共致函匪黨，邀毛匪訪俄，被拒。

六 △十二國共黨舉行布加勒斯特會議，俄共在會中指使東歐共黨圍攻匪黨，并散發六月二十一日俄共中央致匪黨中央之通知書。

七 △以紀念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出版四十週年為名，撰文批評匪黨左傾冒進路線。

△十六日，俄方通知匪方：將在一個月內撤走一、三、七〇個蘇伊專家，廢除三、四、三三個專家合同和補充書，以及二、五、七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

九 △在莫斯科舉行匪俄兩黨會談，但并未取得任何結果。

一〇 △二十六個共黨代表組成之國際共黨文件起草委員會，在莫斯科舉行會議，匪俄之間又有激烈爭執。

一一 △召開國際共黨會議，與會者有八十一個共黨代表；會議前夕，俄共向各國共黨代表團散發長達六萬餘字之反匪函件；會上，俄匪之間展開激烈論戰。

一二 △一日，發表「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公報」；五日，發表「莫斯科聲明」；十日，發表「告世界人民書」。

△六日匪方向蘇俄代辦說明匪印衝突真相，并勸告俄方不要支持印度。  
△共匪不滿黑魔訪美及其所推動之美俄友好政策，因此在黑魔訪美前後發動大規模之反美運動。

△匪方將二十一日匪印第二次大規模武裝衝突通知蘇俄駐匪代辦。

△自上年十二月十日至本月底止，匪方與蘇俄大使作六次談話，指責蘇俄偏袒印度。

△在華沙各國外長會議上，共匪觀察員康生發表強硬演說，反對「全面裁軍」。

△發表「列寧主義萬歲」，「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等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等文，發動公開論戰。

△匪黨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散發書面聲明，指責黑魔「家長式的、武斷的、專橫的態度」，并表示不服從俄共之「指揮棒」。會上，阿爾巴尼亞堅決支持匪黨。

△僑世界工解理事會在北平開會，匪俄雙方在會上正面衝突。

△十日，匪黨中央對俄共六月二十一日通知書作答覆，反駁俄共攻擊，并批評黑魔觀點。

△出版毛匪選集第四卷，并大事宣傳毛匪之暴力革命路線。

△匪黨代表團由劉匪少奇、鄧匪小平率領，團員包括彭真、李井泉、陸定一、康生、楊尚昆、胡喬木、廖承志、劉寧一、劉曉等匪。

△會後，鄧匪小平率領部份團員返平；劉匪等前往列寧格勒、明斯克等地訪問。

△米高揚訪問古巴。

△美國C-119飛機被擊落，巴黎高層會議流產。

一九六一·一△俄共中央舉行全會，決定贊同莫斯科聲明。

四△在莫斯科舉行「一九六一年中蘇貨物交換議定書」。

六△在莫斯科舉行「中蘇經濟合作和科學技術合作協定」。

一〇△俄共舉行第二十二次大會，公開攻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黨份子。

△通過新綱領，匪黨指之為「一個根本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違反宣言和聲明的革命原則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

一二△蘇俄同阿爾巴尼亞斷絕外交關係。

△偽世界和平理事會在斯特哥爾摩開會，匪俄之間發生激烈爭執。俄共攻擊匪黨開始在國際組織中「公開把自己的錯誤觀點強加於人」。

一三△越共呼籲匪俄兩黨停止公開論戰，并建議召開國際共黨會議。

二△二十二日俄共中央致函匪黨，指責匪黨採取「特殊立場」，并呼籲停止爭論。

四△四、五月間，在新疆發生邊界糾紛，匪黨指責俄方在伊犁地區進行「顛覆活動」，「引誘和脅迫幾萬中國公民跑到蘇俄境內」，并且拒絕遣返。

五△外長葛羅米柯訪問南斯拉夫。  
△三十一日，致函匪黨表示支持召開國際共黨會議之建議，但要求阿共放棄原有立場作為改善俄阿關係及召開國際共黨會議之先決條件。  
六△召開華沙經濟互助委員會國黨政首腦會議，阿爾巴尼亞委員資格被取消，偽蒙被接納為會員國，共匪未被邀列席。  
八△俄方通知匪幫，蘇俄將同美國達成關於防止核擴散之協議，匪斥之係企圖剝奪匪擁有核武器的權利。  
△在東京召開之「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上，匪俄代表團發生激烈衝突。  
九△派遣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布列日涅夫赴南斯拉夫訪問，致力修好俄南關係。  
△蘇俄關閉駐上海及哈爾濱領事館。

△匪黨舉行八屆九中全會，決議贊同莫斯科聲明。

△周匪恩來率團參加俄共大會（團員為彭真、康生、陶鑄、劉曉等匪）；周匪致詞中指責大會公開攻擊阿共之不當；周匪在大會未完之前先離莫斯科返平，毛匪澤東率領匪黨政首要前往機場歡迎周匪。

△阿共經濟代表團訪問大陸，簽訂「關於組織中阿輪船股份公司的協定」。

△匪黨指責俄共「屢次把自己的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相對立的錯誤路線強加於國際民主組織」。

△十三日匪阿在北平簽訂五項經濟協定，共匪給予阿共經濟及技術援助。

△七日，匪黨致函俄共，表示支持越共所提召開國際共黨會議之建議，并對籌開會議提出若干主張，如停止公開攻擊，舉行雙邊或多邊會談，由俄共主動改善俄阿關係等。

△全面展開「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運動」，抨擊南共為馬列主義叛徒，為「美帝走狗」。

△匪黨舉行八屆十中全會。

△反卡斯基楚軍登陸古巴，一週內被肅清。黑魔與甘迺迪在維也納會談。



一〇△匪駐俄大使劉曉離開莫斯科之前，黑魔及俄共首要與之進行多次會談，并提出改善互相關係之建議，未獲結果。

△蘇俄向美國答應撤退在古巴之進攻性武器（二十八日）

一一△宣傳在古巴所採取之政策為經「明智的妥協」而獲得「理智的勝利，并抨擊匪黨蓄意挑撥美俄衝突，「引起世界熱核戰爭」。

△派蘇斯洛夫及庫西寧分別出席保共大會及匈共大會。在會上策動親俄共黨，以指桑罵槐方式，攻擊匪黨。

一二△派布列日涅夫及科茲洛夫分別出席捷共大會及義共大會，繼續圍攻共匪。

△黑魔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抨擊匪黨，稱「紙老虎裝有核子牙」，并譏諷共匪尚無法收回港澳（十二日）。

△狄托訪俄，加強改善俄南關係，并邀請黑魔訪南。

△劉匪曉調返北平。  
△匪人民日報為古巴問題先後發表社論三篇，呼籲「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國戰爭挑釁」。

△匪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三篇社論，攻擊蘇俄在古巴之退却為「屈服於帝國主義」，并企圖在古巴玩弄「慕尼黑黑陰謀」。

△派伍匪修權出席保共、匈共大會。  
△伍匪修權在捷共大會上抗議親俄共黨正面攻擊共匪，建議召開世界共黨代表會議。

△義共大會上陶里亞蒂指責毛匪「紙老虎」論為「荒謬」，匪黨代表趙匪毅加以反擊。

△十五日匪「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之社論，開始向俄共及其追隨者反擊（第一篇），并重申召開共黨大會之建議。

△三十一日發表第二篇反擊文章：「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

△伍匪修權在東德共黨大會上，發表反美、反狄托及反俄演說，僅有北韓代表支持匪黨立場（阿共未被邀請出席）。

△英共總書記高爾訪匪，傳負有調停匪俄關係之任務。

△二十三日，毛匪接見蘇俄駐匪大使契爾沃年科，討論邊會談事，并希望黑魔訪問東埔寨時，至北平舉行會談。

△二十七日，匪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之社論，繼續進行反擊。

△發表「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一至四日）等文章，繼續反擊。

△九日，向俄共提出覆函，同意舉行會談，重申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函中所提五項主張。

△九日，周匪恩來接見契爾沃年科，面告鄧小平將率團於六月中旬赴俄會談；十一日，俄方將會談日期移至七月五日；十五日，匪黨同意於七月五日在莫斯科會談。

一九六三·一

△黑魔率團出席東德共黨大會，指揮各國共黨圍攻匪黨，并稱：在激烈爭論之情況下，召開國際共黨會議有害無益，主張先停止論戰，改善氣氛。

△二十日，「真理報」發表社論，停止公開論戰，舉行雙邊會談，作為召開國際共黨會議之條件。

△二十一日，俄共中央致函匪黨中央，建議舉行匪俄兩黨會談。

△三十日，致函匪黨，稱黑魔并無訪東計劃，婉拒前往北平，反邀毛匪赴俄會談，并提五月十五日為會談日期，函內所提「若干原則性問題」以堅定口吻論述黑魔曉夫路線，毫無讓步之意。

五△決定與匪黨會談之代表團人選為：團長蘇斯洛夫，團員安德羅波夫、伊利切夫、波諾馬廖夫、契爾沃年科等。

△決定將原定五月底召開之俄共中央全會，改為六月十八

△二十二日，甘迺迪宣佈封鎖古巴。

△米高揚赴古巴商討撤退火箭基地問題。

日舉行。

六 卡斯楚訪俄。

△十八日，俄共中央發表聲明，斥匪黨覆函對莫斯科宣言與聲明作「隨心所欲的解釋」，對俄共作「毫無根據的攻擊」，并拒絕公開發表。

△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俄共舉行中央全會，猛烈抨擊匪黨，并責成俄共代表團在未來會談上進行反擊。

△十七日及二十四日，向匪大使館抗議其在俄境散發反俄文件；二十七日，要求匪方召回在俄境內散發文件之五個匪幹。

七

△二十七日晚，匪駐俄使館櫺窗被俄人擊破。

△四日，俄共中央發表聲明，宣佈俄共代表團名單（較前增加格里申及薩丘科夫二人），並指責匪方散發反俄文件，顯示其無意停止論戰及克服分歧。

△五日晚，開始匪俄兩黨會談，會談保持極端秘密。

△九日，俄共中央申明指責北平七日羣衆大會為匪黨有意煽動對俄之「不友好感情」，使會談局面尖銳化。

△十日，宣佈九月一日開始使用美俄之間的「熱線」。

△十四日，俄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並刊登匪黨六月十四日覆函。

△二十日，匪俄會談不歡而散，事後俄共抨擊匪黨代表團利用會談「進一步加劇分歧」，匪方代表「宣讀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其中完全忽視了我們的論據和建議）」之後，就宣佈雙邊會談中止。

△二十五日，美英俄三國核試局部禁止條約在莫斯科簽訂。

八

△七月十四日以後，俄共發動其宣傳機關，並指使東歐各附庸及支持俄共之各國共黨，攻擊共黨。

△三日，蘇俄政府發表聲明，反駁偽政權七月三十一日聲明。

△五日，三國條約在克里姆林宮正式簽字。

△二十日，黑魯曉夫前往南斯拉夫「渡假」。

△二十一日，蘇俄政府發表聲明，着重攻擊共匪之「好戰」路線。

△新西蘭共黨總書記威耳科克訪問匪區，與匪黨舉行會談，表示堅決擁護毛匪路線。

△十四日，對俄共三月三十日函致覆函，題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就二十五項問題闡述匪黨觀點及反擊俄共。

△匪方在俄境內散發匪黨覆函。

△二十九日，匪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聲明，指責俄方驅逐匪幹之不當，但稱匪方不準備報復。

△一日，匪黨中央發表聲明，公佈參加匪俄會談之代表團名單（團長鄧小平，副團長彭真，團員康生、楊尚昆、劉寧一、伍修權、潘自力），并抨擊俄共拒絕公佈匪黨覆函及驅逐匪幹為有意惡化雙方關係。

△五日，匪黨再發表聲明，責成其代表團對俄共中央之「歪曲、指責和攻擊」，作「必要的評論」；同日匪黨代表團到達莫斯科。

△七日，在北平舉行七千多人之羣衆大會，歡迎被逐五匪幹。

△十日，匪黨中央發表聲明，答復俄共九日之聲明。

△十九日，匪黨發言人發表聲明，指「公開信」內容不符事實。

△二十日，匪方公佈俄共「公開信」全文，指其「歪曲事實，顛倒是非」，并揚言將加以反駁。

△三十一日，匪偽政府發表「主張全面、澈底、乾淨、堅決地禁止和銷毀核武器，倡議召開世界各國政府首腦會議」之聲明，抨擊三國禁試條約為「大騙局」，指蘇俄此舉在「聯合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聯合美國，反對中國」。

△三日，匪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這是對蘇聯人民的背叛」，指責蘇俄實行「投降外交」，并企圖「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繼續攻擊禁試條約。

△十五日，匪偽政府發言人發表聲明，斥蘇俄八月三日聲明。

△二十一日，羅馬尼亞共黨違背俄共意志，在其機關報上摘要發表匪黨覆函。

△捷政府將匪新華社駐布拉格分社社長及二名匪記者驅逐出境。

△三國禁止核試驗會談在莫斯科開幕。

△捷政府決定封閉匪新華社布拉格分社（二十二日）。

九 △據匪方透露：自七月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蘇俄報刊共發表二八六篇公開反匪社論及文章（二日）。

△三日，黑魯曉夫返俄。

△二十一日，蘇俄政府發表聲明，反駁偽政權九月一日之聲明，並指稱其撤退專家，係因渠等遭匪方污辱而無法工作所採取之措施，並透露一九六〇年以來共匪不斷侵犯蘇俄邊境。僅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千多件。

△據匪方統計：九月一日至二十日，蘇俄十家中央報共發表一四四篇反匪文章。

一〇 △二十五日，黑魔接見出席第三次世界記者會議代表，呼籲匪黨停止公開論戰，恢復團結。

一一 △七日，黑魯曉夫重申停止公開論戰之建議。

△匪方統計：七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日，蘇俄報刊上共載有二千多篇反匪文章。

△二十九日，俄共致函匪黨，正式提議停止公開論戰，恢復協商，為召開國際共黨會議，創造有利條件，另建議擴大貿易，恢復派遣專家，談判邊界線問題，以改善雙方關係。

一二

一九六四·二

△十二日，俄共向各國共黨（匪黨除外）發出通函，要求開展反匪鬥爭，並以「集體措施」制裁匪黨。

△十四日，蘇斯洛夫在俄共中央全會上作「關於蘇共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鬥爭」之報告，從各方面攻擊匪黨，會議並通過反擊共匪之決議。

△俄共接受羅馬尼亞共黨建議，調停匪俄關係，并暫緩發表全會之反匪文件。

△二十二日，俄共函復匪黨，拒絕交送二月十二日函件，并抨擊共黨四年來「抱着越來越大野心，把自己裝成馬克思列寧主義奠基人的唯一繼承者，裝成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中的最高法官」。

三 △七日，俄共函復匪黨，拒絕匪黨提出之會議時間表，反建議五月在北平舉行匪俄兩黨會談；六、七月召開二十六個共黨籌備會議；本年秋舉行國際共黨會議。

△羅共代表團於十四日離韓飛俄，十五、六日在黑海岸加

△一日，匪政權發言人發表聲明，反駁蘇俄政府八月二十一日聲明，稱即使共匪一百年後造不出原子彈，「也不會向蘇聯領導人的指揮棒低頭」，并斥黑魔正在執行「一條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六日，發表第一篇反駁俄共公開信之專文，題為「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十三日，發表「關於史達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廿六日，發表「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二十二日發表「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十九日，發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偽世界和平理會華沙會議上匪俄出現正面衝突。

△十二日，發表「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四日，發表「蘇共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聲言與黑魔鬥爭到底，決不妥協。

△二十日，匪黨致函俄共，抗議俄共二月十二日向各國共黨發出通函，并要求俄共將該函交給匪黨。

△二十五日，匪俄雙方代表團在北平開始舉行邊界談判。

△二十七日，匪黨致函俄共，指其不將二月十二日函交給匪黨之不當，並罵俄共「不過是紙老虎」。

△二十九日，匪復俄共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函，內建議：經過會談及協商後，始能停止公開論戰；十月，在北平舉行匪俄兩黨會談，會談後召開十七國共黨代表會議，籌備國際共黨會議。

△三日至十日，匪黨及羅馬尼亞共黨代表團在北平舉行會談，未有結果；十二日，羅共代表團離平赴北韓。

△三十一日，發表「無產階級革命和黑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號召俄共黨徒及國際共黨

△二日，捷政府將兩匪幹驅逐出境。



# 俄擁

目前，世界上有九十個共產黨。這些共匪黨，不管願意與否，均被牽入匪俄鬥爭之漩渦中。因此，造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極端混亂局面。根據各國共黨在匪俄鬥爭中所採取之立場、觀點與態度，可以將其分類為：第一類：擁俄派共黨。第二類：擁匪派共黨。第三類：原有黨組織分裂為親俄、親匪兩個共黨組織相對抗之共黨。第四類：反對派（少數派）被整肅後在黨外進行「反黨」及「宗派活動」者。第五類：中立派共黨。

究竟上述各類共黨各有多少，實難有確切數字。例如第一類共黨數字，匪俄雙方都有不同說法；而據不完成統計至少已有三十個共黨中有親俄或親匪之反對派系。又所謂親俄或親匪，其程度亦有差別。如親俄之波蘭、義大利、英國等共黨，僅支持俄共之立場，但對俄共不惜冒分裂危險，急欲召開國際共黨大會之策略，則持反對態度，關於親俄及親匪共黨之數字，匪俄雙方會有如下資料：

## 國際共黨擁俄擁匪兩派現況調查

一、匪方資料：

(一)一九六一年十月俄共二十二次大會上，七十九個共黨有致詞或賀電，其中有四十八個共黨在賀詞或賀電中，表示擁護俄共之反阿爾巴尼亞言論或附和俄共譴責阿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匪人民日報）。這些共黨中之大部份，當屬擁俄反匪者。

(二)自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以來，先後有四十個共黨，利用各種方式攻擊匪黨（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匪人民日報）。

二、俄方資料：

(一)一九六〇年六月，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有五十個共黨之代表對匪黨觀點及行動，「進行了同志式的批評」（致匪黨「公開信」）。

(二)一九六三年十月，有六十五個共黨已經通過決議，譴責匪黨，并表示贊同與支持俄共（一九六三年第十五期「共產黨人」雜誌專文——馬列主義是共匪主義運動團結的基礎）。

(三)一九六四年四月透露：已有七十多個共產黨，在正式決議中，譴責匪黨之「派別綱領和活動」（「共產黨人」編輯部文章：「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各國和大洲勞動人力的旗幟」）。

(四)據七月二十七日莫斯科華語廣播：已有六十多個共產黨，表示讚同俄共有關國際共黨會議之建議與計劃。

茲綜合各方面資料，將國際共黨擁俄、擁匪、分裂及中立現況調查如後：

一、親俄派（共產國家八，非亞共產國家四九，共五十七個）：  
蘇俄、捷克、東德、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波蘭、蒙古、瑞典、丹麥、芬蘭、冰島、愛爾蘭、北愛爾蘭、英國、荷蘭、盧森堡、西德、法國、義大利、奧地利、瑞士、希臘、聖馬力諾、西班牙、葡萄牙、葡萄牙、美國、加拿大、海地、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烏拉圭、哥斯達

黎加、薩爾瓦多、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伊加、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以色列、土耳其、賽普勒斯、蘇丹、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巴拿馬、留尼旺、南非。

二、親匪派（共產國家四，非共產國家一二，共一六個）：  
匪幫、阿爾巴尼亞、北韓、北越、印度尼西亞、日本、菲律賓、越南、柬埔寨、寮國、馬來亞、緬甸、尼泊爾、

巴基斯坦、新西蘭。

三、分裂為二個組織之黨（六個）：  
澳大利亞、比利時、錫蘭、巴西、印度、祕魯。

四、中立派（共產國家二，非共匪國家一，共三個）：  
羅馬尼亞、古巴、挪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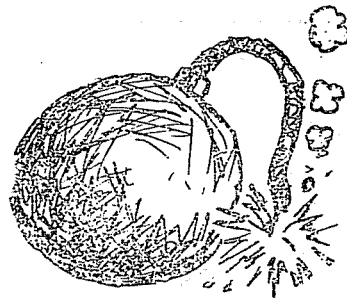
五、態度不明者（八個）：  
多明尼加、波多黎各、瓜德羅普、馬格尼克、危地馬拉、洪都拉斯、阿聯、馬爾加什。

問題與研究 第三卷 第十二期

# 戰爭邊緣的東南亞

黎世芬

(44) 一〇〇六



八月二日、四日在東京灣海上巡邏的美海軍軍艦，接連遭受北越魚雷快艇的襲擊，美國總統詹森在獲悉第二次襲擊發生後，下令美國的海上空軍，對北越的魚雷艇基地和油庫，進行報復性的轟炸和攻擊。在五小時的軍事行動中，美國航空母艦的飛機，曾出動六十四架次，雖然北越對於它遭受的損失，保持緘默，但是，根據美國偵察機的偵察，判斷北越有二十五艘魚雷艇損失，油庫的損壞也達到十分之九的程度。情勢表面上是緩和下去了，但是，事件發生的

原因，迄今猶是一個謎。

美國在東京灣的軍事行動中，會迅速地集結了一支包括核子武器在內的攻擊部隊，但是，美國的軍事行動却始終保持有有限的，其目標並沒有波及北越的政治神經中樞和戰略根據地，使用的武器也祇限於較慢的輕型轟炸機，而且在軍事行動過後，美方立刻公開地宣佈，它的海軍已暫時停止了在東京灣公海上的巡邏。這證明美國總統詹森在行動前所宣佈的「我們無意於擴大戰爭」是真實的。而在北越方面，兩次魚雷艇的出擊，由行動的迅速和配合的周密，不能認為係一種偶然的遭遇，顯然是經過事先計劃的。然則，北越究竟出於何項動機，明知面對如此龐大的攻擊性的美國第七艦隊武力

，十幾艘魚雷艇的出擊，無異以卵擊石，而仍然冒險從事行動呢？解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重新溫習一下美國東南亞政策的基本觀念。

在艾森豪總統執政時代，美國曾經一度提出「解放政策」的理想；但是，終艾森豪總統任內，美國針對共產國際所施行的仍然是「圍堵政策」，而非「解放政策」，美國手訂東南亞政策的外交家杜勒斯國務卿在對付國際共黨在東南亞方面進展所採取的對策是「圍堵」與「嚇阻」並行，而達成此一對策的最微妙手法便是他的著名的「戰爭邊緣」政策。

「圍堵政策」的缺點，並不在於一般人所批評的軟弱、消極，而在於它所欲建立的「圍堵的牆」，在東南亞地區找不出一個顯明的天然界限。圍堵政策在東歐的目標是顯明而突出的，但在東南亞便模糊而不清楚了。「八二三」砲戰前夕，毛匪很想明白獲知美國的「圍堵之牆」，究竟包括不包括金門和馬祖。美國的答復却是由國會授權艾森豪總統來作決定，美國應否協防金馬，由於我國的堅守金馬，並且以英勇的砲火，擊退了敵人進攻，遂使得「圍堵之牆」包括金馬與否，變得沒有意義。而在東南亞地區則不僅找不到金門馬祖，而且連台灣海峽也不存在，這就使得圍堵政策的實施，發生了極度的困難。美國究竟把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防線劃在什麼地方？

一九五四年六月廿二日的日內瓦協定，原希望把越共的勢力全部逐出北韓十七度以南，包括寮、柬在內，可惜民主國家一時失算

，竟然容許親共的戰鬥寮部隊在桑怒、豐沙里兩省集中，遂授與越共迂迴侵略南越的罅隙，防線發生了缺口，寮國的和平，也便無由實現，轉瞬間南越的游擊戰也愈演愈烈。美國雖然決心以實力援助寮國，由於美國的現代化兵器，在寮國的森林中無法發揮其威力，美國乃退而求其次，希望通過政治談判的妥協，民主國家能够穩定在湄公河谷的最後防線。一九六二年五月寮共在越共中共支援下，一舉而攻佔南他、孟信，並跟蹤撤退的寮國政府軍直迫泰寮邊境的回賽（清萊一水之隔），泰國一時為之震動，美國乃不得已出兵泰國，並以優勢的海軍，遊弋東京灣，以嚇阻越共寮共的聯合部隊，迫使退出湄公河谷。這一嚇阻，不僅在軍事上發生了效果，穩定了搖搖欲墜的寮國，並且在政治上也使得共黨集團在日內瓦會議上顯得更聽話些。七月廿三日，十四國會議起草的中立寮國宣言和議定書乃告簽字。美國發現匪俄的分歧，至少在東南亞問題上是實質的，它謀求以和平妥協，穩定東南亞防線的信心再度受到極大的鼓勵，於是，不僅在此一協定上簽字，而且立刻進行撤退它進駐泰國的部隊，和駐寮國的軍援顧問人員。不幸，美國追求和平的誠意，絲毫未受到對方的尊重。胡志明却以兩卡車醫療人員的撤退，來敷衍美國和監察委員會。不到四個月，中立部隊的司令康立將軍遇刺，他倚為左右手的端上校竟率軍叛離。與寮共併肩作戰多年的中立部隊，最先被寮共「吃去」。美國建立防線的希望至是終告幻滅。於是在寮國聯合政府溥瑪首相的呼求下，美國重新恢復它對寮國的軍援。情勢完全回復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廿三日中立宣言簽字前的舊況。

至於越南的剿共戰爭，不惟無法打破僵持的局面，越共游擊隊且乘着越南政府內閣，逐漸蠶食四鄉，並進而集結兵力，使用重兵器，和美越混合編成的部隊進行大規模作戰，甚至在西貢郊外，也遭受到戰火的威脅，另一方面越共居然公開地打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政府」的旗幟，它的領袖阮友壽更公然先後在河內、北平出現。在胡志明和毛匪的心目中，早已無北韓十七度線的存在了。

寮、越、柬三國國界，乃至北越十七度的分界線，和寮國北部的停戰線，民主國家都會對之寄予鞏固東南亞和平的重任的。現在被證明，這些人為的界線，祇對民主國家才有約束的作用，共黨的

武裝部隊可以任意地越過它，蔑視它，或破壞它，不受到什麼拘束。今年三月以來，共黨武裝部隊不僅開始對寮越地區的兩個戰略目標——西貢和永珍——進行戰略的包圍，而且開始以政治性的顛覆活動，和軍事性的破壞活動，在市區內大肆騷擾，民主國家不僅意識到共黨武裝不惟沒有圍堵住，而且自身已經陷於「反圍堵」的困境。六月杪，美國停泊在西貢河的一艘輕型航空母艦，突然被炸沉，接着美軍的營房、戲院、餐廳不斷地被越共潛入投彈。越共妄信，毛匪澤東的說法——「美帝是紙老虎」，他們妄圖以戰爭的恐怖，驅迫美國「紙老虎」退出越南。顯然，胡志明不僅低估美國嚇阻的力量和決心，而且正圖「以其道還其道」，採用美國的嚇阻政策，來威脅美國。

美國東南亞政策的表現多年來是消極無力且被動的。這一缺點，在寮越戰場上尤其被胡志明看得清楚透澈，因此，胡志明從來不為美國的警告、嚇阻乃至報復而動搖過他一心一意要「解放」南越，「把美帝趕出東南亞」的決心。毛匪澤東曾經譏笑美國的「戰爭邊緣」政策，他說對付「紙老虎」的最好辦法是「以戰爭邊緣對戰爭邊緣」，而他的「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更是他的「戰爭邊緣」最佳註腳。毛匪的策略是胡志明行動的理論根據。不管「美帝」所採取的是「圍堵」抑「嚇阻」，毛匪和胡志明都肯定「美帝拿不下東南亞」，因此，認為美國一切的行動都是有有限度的，此一限度，即不和共黨在東南亞打濫仗，亦即胡志明對美國「戰爭邊緣」最後的看法。美國既然無意在東南亞和共黨打仗，胡志明便充分的有把握相信：越共如果下決心「拖美國下水」，硬拉美國捲入「無法贏取的戰爭」，美國一定遠避，以圖脫身，於是，南越可以垂手可得，寮國也垂手可得，整個東南亞都在同一情形下垂手可得。

「戰爭邊緣政策」正如杜勒斯自己所說的，「像一場不攤牌的撲克」。它的巧妙是一切讓對方去猜。它的決心，是手中的賭注和牌。如果對方也採取同樣的策略，最後打贏了而不攤牌的，總是賭注下得最大，本錢帶得最多者。胡志明把詹森總統手中的賭注看得很低，他直逼而不稍却步，結果，逼出了八月五日的東京灣事件。

自從魯斯克國務卿訪問遠東開始，接着他在檀香山召開包括美國駐遠東各國外交人員的外交官會議，美國準備對北越的侵略採取報復性的行動，便被外交界新聞界反覆報導和辯論着。特別是飛機轟炸北越一點，本身便是一顆極具爆炸性的炸彈。七月十日的紐約前鋒論壇報對於美國國防部的計劃透露：「越共每竄擾或破壞越南一個村莊，美國便在一星期內，轟炸北越一個村莊，以作為對它的報復」。如果這個計劃付諸實施，便證明美國的「戰爭邊緣政策」有了新的涵義——雖然仍舊是消極的，被動的，但是在消極中有積極，在被動中有主動。更為顯明的，是它的防線是雙重意義的，防線的一端在自由世界裏，另一端却插入共黨控制的區域內。防線



胡志明

實性；但是，美國的否認使得這一計劃的實行更具「邊緣性」，即「讓對方去猜」。

八月五日的東京灣事件，對於「北越的好戰份子及其背後支持者」是頗富教育價值的。毛匪和胡志明所猜測的戰爭邊緣政策是一支強大武裝部隊的示威和登陸，和舖上「到此止步」的一條明顯的指定界線，再加上一篇強硬的演說或聲明，只要應付得宜，對方在獲得一項「榮譽的承諾」後，這場暴風雨就會立刻過去。於是，他們仍然可以躊躇滿志地按照進度表進軍他們的第二個目標，出乎意外地是詹森總統的「戰爭邊緣論」不是杜勒斯的翻版，而是新的修正版。當他出現在午夜的電視上向美國人民宣佈「我們美國人懂得擴大衝突的危險性，可惜有些人却好像健忘的。我覺得下令採取有

的一端受到戰爭的威脅和損害，毫無疑問地，防線的另一端，將使對方受到等量甚或加倍的報復。換言之，就是使「好戰份子」親嚐戰禍的苦果。雖然，美國後來又否認這一計劃的真實性；但是，美國的否認使得這一計劃的實行更具「邊緣性」，即「讓對方去猜」。

限的軍事行動，是一項神聖的責任。但是，我深信為正義而堅定是必須的」之同時，美國巡行在東京灣上的兩艘航空母艦上的飛機，確實攜帶着炸彈和火箭起飛了。這是一次真正可怖的巨大的報復性行動，並不如往昔祇是一項空談。

八月十四日出版的「時代雜誌」對於胡志明何以愚蠢地向美國第一流的攻擊部隊採取挑釁的行為有下面的推論：①北越共黨由於美國和越南一直高喊要把戰爭「帶到北越」，神經過度地緊張，想藉此一行動，探測美國的決心；②國際共黨想製造一個事端，使得中立國家誠惶誠恐，因而促成中立東南亞的會議及時召開，並使美國無法逃避此一會議；③北越有意激怒美國，想藉此拖中共和俄國下水，不讓它們置身事外；④他們妙想天開，一舉擊沉一艘美國軍艦，使美國陷於極為尷尬的地位，從而用事實證明毛匪所說的「美帝是紙老虎」。不管以上的說法，何者更接近事實，有一共同的基本點值得注意的是胡志明這次想一試「戰爭邊緣」的把戲。八月六日匪方發表一個強硬的聲明，指摘「美帝國主義跨過了戰爭邊緣，走向了擴大印度支那戰爭的第一步」又說「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員，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坐視越南民主共和國遭受侵略」，無異自供這次東京灣事件的發生，完全是匪方導演的「紅色戰爭邊緣論」。

東南亞問題的癥結所在，是北越的胡志明。而胡志明背後的支持者則是毛匪澤東。毛匪支持胡志明一天，則胡志明一天不會倒，胡志明一天不倒，東南亞將不會有和平。認清了當前東南亞問題的此一實質，我們就會看出自由世界面對胡志明的威脅所從事的努力是不夠的。可是，民主國家不僅對於如何保衛東南亞，使免淪陷於共產主義的戰略，發生了重大的分歧，就是對於東南亞災禍的來源，也有着深淺不同，角度迥異的看法。政治家們不同的主張，外交家們一連串的會議，不僅掩飾了東南亞問題的真相，而且也打擊了在寮越戰場從事剿共戰爭的軍隊的士氣，情勢的惡化，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在許多分歧中，下面所述的種種，尚在繼續不斷地使得東南亞的情勢惡化程度更為嚴重。

第一，胡志明是不是東南亞和平的罪魁問題。越南、寮國和美



國，不止一次檢舉胡志明的北越軍隊，直接參加越南游擊戰爭和寮國的內戰，人證物證確鑿，然而東南亞公約組織從來沒有面對此一事實，作出任何一項決議。反之，會員國之一的法國却認為民主國家不能在軍事上打敗胡志明和他所組織的越共游擊隊、戰鬥寮部隊，而主張以中立的東南亞去與共黨的北越保持和平的共存。這種投降論的主張，在美國亦未嘗無人主張。

第二，越、寮的剿共戰爭是否同一戰場問題。儘管越、寮的戰禍來源，同為胡志明的北越，而援助兩國對抗共黨軍隊的美援和顧問人員，也同屬於一個高級的司令部，美國仍然把寮、越的反共戰爭，當為兩個孤立的戰場去處理。兩個被害國——越、寮迄今尚沒有邦交，更使得民主國家的反共陣線發生罅隙。

第三，剿共戰爭的迭次失利，究竟是政治上的原因，抑純軍事上的原因？此一問題，在寮國和越南也有不同的觀點。在寮國，民主國家認為是純軍事性的。四月十九日永珍的政變，民主國家堅決地拒絕予以承認，以致反共的政治改革胎死腹中。民主國家迄今仍容忍三頭馬車的寮國聯合政府是寮國合法政權的代表。但叛亂的戰鬥寮却在川壙保持其自己的政府組織，中共匪幫的偽駐寮大使，也不駐在永珍而在骨蠟平原的康開。而在西貢，民主國家却持另一看法，認為吳廷琰的政府「不能擁有廣大的民主的社會基礎」，竟能容忍一而再，再而三的政變，使得越南政府的政治基礎，內部團結和軍隊紀律幾乎全部崩潰，從而使得自由世界對於越南贏得反共戰爭，更無信心。

第四，越、寮的反共陣線的思想立場問題。越、寮兩國的反共戰爭，在思想方面是最脆弱且最模糊的，寮國的中立派和右派軍隊和領袖，同處於寮共的威脅下，迄未建立起共同的政治信念，在越南，佛教組織顛覆了天主教的吳廷琰政權之後，並沒有把他們的力量用在如何鞏固反共陣線，相反地，他們又想起來推翻親美反共的阮慶政府，他們反吳、反阮的出發點並非為了反共，因此，反吳、反阮成功後，他們的思想戰線和政治立場仍然是一張白紙，對共黨的思想滲透言，是不設防的。

第五，越南的剿共軍事行動，法律上是否「戰爭」，美國的國

內法和國際法有不同的看法。儘管美國的武裝部隊有一萬七千人執着武器和越南軍隊併肩作戰，美國國防部並不認為美國是在對越共游擊隊從事作戰，而是從事「訓練行為」。東京灣事件的高潮階段，美國強大的第七艦隊在南海建立了一支強大的武力，但是，美國海空軍始終保留待命「戰爭邊緣」，並未要求「贏取」這一戰爭。這一鐵拳，既未伸出，亦未公開承認縮回，理由是美國海空軍祇能在公海上從事「巡邏活動」，而胡志明的北越部隊活動範圍，不僅不遵守北緯十七度分界線的限制，也不受國界和領海公海的束縛，他們的目的是「贏取」戰爭，消滅「美帝紙老虎」，埋葬資本主義。

第六，俄共在東南亞問題的談判上所作的承諾有無誠意和效果問題。為東南亞的和平，俄共曾經兩次在日內瓦會議上和民主國家見面，並在保持東南亞和平的日內瓦條約和中立寮國條約上簽字。然而作出承諾，以換得美國和民主國家讓步的是俄共，而承擔此種承諾之兌現者則非俄共，因此，民主國家雖然兩次在會議席上和共產國家為東南亞問題成立妥協，但兩次都是墨潘未乾，寮共越共竟然立刻破壞它，繼續向前推進。迄至今年六月，俄共索性連共同主席也不願當，以避免承擔國際上的義務，保持他在東南亞問題上充分的發言權，究竟是中共在東南亞問題上成功地利用了俄國，還是民主國家成功地利用了俄國，這是在戰略戰術上值得作一次通盤的檢討的。

作者不敢說美國在東南亞推行的「戰爭邊緣」政策瀕於失敗，反之，由於北越和共匪的這次東施效顰，受到創鉅痛深的報復，我們覺得詹森總統的「更進一步迫近戰爭」的邊緣戰爭，對於東南亞和平的保障，確實有建設性的貢獻。問題是美國的「戰爭邊緣」政策基本上和美國的「不贏取戰爭政策」(No Win Policy)分不開，這就不單中和了「戰爭邊緣」的威力，也破壞了由推行「戰爭邊緣政策」所取得的戰果。「戰爭邊緣」的東南亞，實際也就是「死亡邊緣」的東南亞，美國的政治家如果不設法把這一政治上的死結解開，則東南亞的前途不僅是可怕而且是可悲的！

## 共匪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李天民

共匪在大陸農村推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已快兩年了。這一運動產生的背景、實施的過程，以及由它所顯示的意義與未來的趨勢，對我們認識了解當前大陸農村中公社和農業的情勢，是必要的，也是極重要的。

### 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產生的背景

由「人民公社」在農村中所造成的不安與農業的極度減產，在四九、五〇年，使共匪不能不採取一連串的退却措施，有如發還自留地，允許有限度的經營家庭副業和開放局部自由市場。四十九年十一月九日匪軍總政治部「爲貫徹執行中央關於開展社會鎮反、內部肅反（清理）運動的指示」中說：「今年以來反壞分子的現行破壞活動顯著增加，較去年同期增加××起，其中突出的反動標語，匿名信，反革命小集團，投敵和凶殺的幾類案件增加最多，活動相當猖狂。」五十年一月「步兵第二三八團是怎樣進行國內形勢教育的」稱：「會組織部隊參觀「退賠大會」和「社員民主大會」。各大隊把成堆的物資，退賠出來，被社員搬上船，運回家。所謂「退賠大會」，社員把退賠的物資運回家，在共匪公開報刊中還不曾見過。對公社有過不少退却的措施，但退却到這樣的情況，實足顯示出在五十年春，基層地方已經到了相當緊張的程度，而且影響到軍隊的不安，迫使共匪不得不向人民低頭（見共匪「政治工作通訊」一、一八期）。到了五十一年春季，大陸農村特別是公社的情勢愈來愈壞了。在「連江文件」中連江匪黨縣委書記王洪志報告：「從去年（五十年）秋季開始，階級敵人又活躍起來了，到今年春，就有一部分地富分子不參加集體勞動，公開把集體農具耕牛拿回去，煽

動單幹包」。又說：「我縣的『單幹風』是由今年春季開始逐步發展起來的，春耕時只是部分隊醞釀『包產到戶』（當時統計只有七十七個小隊），經過了一段工作，基本上都得到扭轉。夏收以後，由於備戰緊張，放鬆了這方面的思想領導，因此在農村中刮起了一陣部分田地包產到戶的『單幹風』。」連江醞釀包產到戶的有七百六十八個隊，小自由的工地佔全縣集體化面積百分之三十多，少數隊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全縣棄農經商的達二千五百〇五人。所謂「人民公社」到此真可以說是名存實亡了，共匪不能不趕忙起來扭轉這種趨勢。

另一重要因素更必須要指出的，這些年，我政府在反攻方面的整備，國軍的日益壯大，特別是我突擊隊在大陸開始和不斷的登陸突擊，引起共匪的恐懼。去年四月二日共匪中國青年報連載匪青年團中央團校哲學教研室編寫的「農村階級鬥爭知識講話十講」，其中第九講是「防止封建勢力復辟和反革命的破壞活動指出：『到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二月間，美帝國主義和××匪幫偷偷地又派遣了武裝特務一百七十多人，分成九股，先後從海上和空中在廣東省登陸，企圖在沿海地區建立所謂『游擊走廊』，爲進一步實現竄犯大陸的軍事冒險創造條件。……這個事件再一次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這就是：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還想捲土重來，在大陸進行復辟活動。一切不甘心死亡的反動分子，總是千方百計的想推翻人民民主政權，恢復他們的反動統治。最兇惡的敵人還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一刻也不放鬆對敵鬥爭的任務。』在「連江文件」中也可以找出同樣的論證，上述王匪洪志的報告：「在今年備戰時看得最明顯，只要大家回憶一下當時人的各種態度，就可以知道。廣大貧農、下中農以及土改、鎮反的積極分

子，老革命表現最好，許多人都要求担任具體工作，表示堅決消滅敵人的竄犯；而上中農就不一定了，他們之中大部分人是抱著無所謂態度，不是有人這樣說：「紅白都一樣，誰來都可以」，有些上中農出身的黨員幹部，也表現了動搖妥協（甚至有的黨員去算命，有的幹部還問反革命分子「我該怎麼辦」，在四類分子中，當時絕大部分對「反攻」是寄下了很大的希望，因此表現十分囂張，有的造謠破壞，有的暗中喝彩，甚至有的就公開毆打幹部。」「瑄頭下歧第二隊，備戰時羣衆思想混亂，地瓜插不下去，紛紛要求包產到戶，隊長害怕「得罪」羣衆，說：「兵過籬笆破，地瓜先插要緊，我做一點好人，國民黨來了也不會殺頭」。結果全隊有一半地瓜「包產到戶」。這些都是共匪親口供認的緊急情勢。我們在研究匪情上無意據此輕視敵人或誇大自己。但使我們不能不惋惜的是若干民主國家對於我們所具有的反攻力量以及共匪政治經濟頹頹不安的程度，都體察得不够真切，錯過或者沒有掌握住某些可乘之機。

五十一年在大陸農村真是吹遍了共匪所謂的歪風。同時匪俄分歧日益激烈，到九月底，匪黨召開十中全會，共匪檢討這一極度惡劣情勢，再由退却的農業和公社政策，轉到冒進的左傾路線。強調集體經濟的重要。在農村展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農民認清當前情勢，認清社會主義方向，用農民親身體驗到的事實，講明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教育農民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係」，「自覺地服從國家利益，遵守國家政策法令，積極完成糧食等農副產品的交售任務」，「使農民自覺地抵制農村中某些落後習慣和不良傾向，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爲即將到來的農業生產新高潮，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這正如「連江文件」中上述王匪洪志報告：「十月份以來，我們縣也開始初步地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的主要精神，在全縣範圍內召開了小隊長以上的幹部會議，並通過幹部向羣衆開展宣傳教育。在宣傳教育中，普遍以回憶、對比、訴苦、算賬的辦法，批判了「單幹風」的錯誤，使那些鬧單幹的人初步懂得了「單幹風」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階級鬥爭，並初步認識了只有依靠集體經濟，才能發展農業生產。從而，有力地阻止了，「單幹風」的蔓延與發展。」

以上，便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產生的背景。

## 二、共匪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根據「連江文件」陳匪福龍在縣三級擴大幹部會上報告指出，匪黨華東局所訂在農村和城市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綱領爲：一、先集體、後個體。這是講所有制和農業生產上的問題。二、先國家、後個人。這是講生產工作上的問題。三、先求己、後求人。這也是講生產和工作上的問題。四、先責己、後責人。這是講人們在勞動和工作中互相關係問題。五、先顧公、後顧私。這是講分配問題。六、先爲公、後爲私。這是政治思想上的問題。七、我爲全民、全民爲我。這裏所講的全民，是指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建立社會主義道路的全體勞動人民。八、我爲世界、世界爲我。這主要講國際主義問題。

匪黨省委這次開會，提出三個三，作爲在全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內容：第一個三是，宣傳三個主義，宣傳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第二個三是，反對三股歪風，資本主義風，封建主義風，鋪張浪費風。第三個三是，堅持三個要，一定要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要關心愛護集團，要民主辦社，勤儉辦社（包括教育社員、勤儉持家）。

匪黨連江縣委在去年一月五日發佈今冬明春整社工作方案規定「整社運動的方法步驟和時間」要求：

（一）整社運動是個思想教育運動。

（二）在一個大隊的整社運動，大體可以分爲三步進行：

第一步，層層召開會議，發動羣衆，開展社會主義教育。

第二步，解決有關政策問題，首先在羣衆中普遍而有重點地宣傳討論「六十條」（修正草案）。

第三步，組織建設，搞生產高潮，通過運動，澄清黨、團、民兵、婦女等組織內部情況和問題。

（三）全縣的整社運動，計劃分爲兩批進行。整社運動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①整社運動必須堅持以生產爲中心。②整社運動一定要以教育爲主。③社會主義教育的重點是黨員和幹部。④在整社運

動中，要注意貧農階級路線和羣衆路線。⑤爲了搞好整社運動，各公社都應掌握一個大隊爲重點。

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範圍是極爲廣泛的。在「連江文件」的附表中，單是「社會主義教育進度定期會報表」就多到八種，其中第五表列有「被鬥爭批判者處理情況」分爲「已逮捕法辦人數」，「已宣佈管制人數」，「交生產隊監督勞動人數」三項，又「大隊社會主義教育中揭發問題統計」中列有：①資本主義問題：①鬧單幹，②棄農經商，③損公肥私，④外跑做老鼠工，⑤大量開荒佔用。②封建主義問題：①買賣婚姻，②搞迷信，③參加宗教活動。③舖張浪費問題：①請客送禮，②聚餐。④違法亂紀問題：①貪污，②挪用，③盜竊，④投機倒把，⑤腐化墮落，⑥砍伐森林。⑤其他歪風問題：①不當幹部，②作風不好，③多吃多佔。一個人的一切生活思想行爲全納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範圍。有人把這一運動視爲第二次土改，其實它涉及的面和人都比土改大些。也有人把此一運動視爲重劃階級運動。重建階級是這一運動重點所在，不過它也不只限於重劃階級。這一運動與土改，合作化比較不同的，共匪似乎沒有就此一運動大張旗鼓的製造高潮，內部文件遠多於對外宣傳文件。據上述陳匪福龍報告：「這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僅是爲了當前生產，而是爲了今後生產和工作，這點必須看清楚，如果看成只是爲了今年大生產、大豐收，那是太簡單了，是爲了今後幾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生產和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礎」。共匪的公開宣傳和報導都與此一運動的重要性不相配合。這不是共匪在心理上顧慮着這一運動難于獲致成就，便是這一運動在進行中遠不如共匪的理想。連江縣是把這一運動結合整社進行，但這一運動并未如同一年一度的整社在去年春初結束。這一運動，無疑的現在還在進行。例如最近六月卅日共匪陝西廣播稱：「各地農村黨支部從去年結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以五好爲內容的比學趕幫活動以來，已經湧現出了一批五好支部。有些地區請老黨員講黨的革命鬥爭歷史，進行憶苦思甜，有些黨員和羣衆一起種試驗田，豐產田，種子田的三田運動。七月一日河北廣播稱：「省各級黨組織加強對廣大黨員幹部的階級教育，組織他們積極投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習毛

澤東著作，幹部參加勞動等。同日武漢廣播稱：「我省廣大農村開展了階級鬥爭爲綱的社會主義教育，各地黨組織按照黨員標準，個別接受了一些具備黨員條件的人入黨。這一運動仍是以階級路線爲主，不過在工作進行上因地而有不同。但這一運動究竟何時才結束呢？無資料根據，但至少不像是在短期內會告一段落的。」

### 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明天

最近共匪南方日報理論宣傳部編寫了「農村階級路線講話」五講，其內容「第一講：不論在革命中，或者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都必須解決依靠誰，爭取誰的問題。第二講：依靠貧農，下中農，團結中農，是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長期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線。第三講：爲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爲了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村生產，必須在農村中堅定地依靠貧農，下中農。第四講：全面貫徹執行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線，必須在依靠貧農和下中農的基礎上，鞏固地團結其他中農。第五講：在農村中，要孤立和打擊的是那些人？」這顯示兩年多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過是爲再在大陸農村展開階級鬥爭鋪路。從土改到今天也有十二年了。共匪多少年來一直嚷着集體化的好處說不完，但是大陸農民却要在集體化十多年後鬧單幹風。細讀連江文件，單幹風問題是總主題。中共可以把農民私有的工地，農具和財富都掠奪去，但它却不能把農民的私有觀念取消，只要這種觀念在農民心中存在，農民便要準備隨時翻身，人民公社便會永遠動盪不安的。

假如我們承認過去大陸農業的衰敗是由集體化帶來的，今天就是共匪從冒進的公社再走點回頭路，進行階級鬥爭，如此，如何就能够爲農業帶來一個光明的遠景呢？給共匪造成經濟災難的人民公社在本質上既沒有徹底的轉變，再加上足以破壞生產秩序的階級鬥爭惡化的經濟情勢又焉能趨向好轉。

兩年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既是在鬥爭方式下進行。「連江文件」中陳匪福龍報告：「要不要鬥爭？這是一個大問題，鬥爭還是要的，你不鬥爭，人家迫你鬥爭。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嚴重的蛻化